



會要  
未

憲宗朝  
甲辰

伊  
4078  
12-8



門戶伊  
號 4078  
卷 12-8

觀報畧記卷之十

甲辰

正月傳曰奉朝賀金履陽今年洽蒞九十此誠國之  
耆舊人之上瑞何必以己為致仕為拘特賜几杖以  
示優老之意仍令進箋謝恩衣資食物令該曹從優  
輸送遺禮即存問○傳曰故領議政金致仁妻李氏  
故奉朝賀南公轍妻韓氏令該曹歲饌並依例舉行  
○有政以朴晦壽為吏判○備邊司薦望以李光正  
為水原府守趙元錫為北兵使○有政金熙華加正  
憲朝官年八十依定衣加資○傳曰永興府院君病



患甚重云遣御醫持相當藥物不離者病○勸葛綸  
音水皆李 ○傳曰徽定殿虞卒甫畢又聞永興  
之訃予心慘痛尤無以言喻卒永興府院君家東園  
副器一部輸送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捧限三年輸  
送嗣子待闋服調用禮葬等節令各該司按例舉行  
○傳曰卒永興府院君家原贖儀外米三十石錢一  
千兩木布各五同令該曹輸送○以趙寅永為扈衛  
大將金煥為御營大將○兵判朴岐壽疏連○傳曰  
兵判有闕之代大護軍金興根除授○以趙東鉉為  
遠接使朴岐壽差館伴○左捕廳啓曰近日西江石

戰狼藉至有毀破班家打人致傷聞甚驚駭故差送  
校卒毀家時首倡諸漢使之譏捕笑首犯漢走匿隣  
家機校追至門前則戶主幼學洪慶謨使其奴屬擗  
入軍官擅奪通符私自縛打舉措駭愕固有紀極出  
使機校追捕作挈之魁孰敢曰不可而掩護逃漢勒  
脅捕校施威施刑若是無憚名以士族其所蔑法無  
復餘地况軍官所佩通符自有所重雖卿宰不得任  
意推治諸官家亦無敢蔑視之意前後受教提飭截  
嚴、此在舉前所未有揆以紀綱誠極寒心此而  
仍置後契難言洪慶謨係是士子令攸司照律勘處

助勢之下隸自臣廳懲治何如傳曰允○刑曹啓曰  
臣廳啓辭內云、謹按律文則大典通編濫刑  
本有曰私門之用刑以濫刑律論杖一百徒三年洪  
慶之依此律決杖一百後忠清道連山縣徒三年定  
配取印為押送之意敢啓傳曰允○奉朝賀金履陽  
賜几杖甫拜命入侍上親賜御筆九秩老臣特賜几  
杖身其康強永享遐福予即祚之十年甲辰孟春書  
然奉朝賀金履陽旋又賜饌履陽曰臣歷事四朝並  
蒙御筆頒賜臣追惟感愴亦覺榮幸而今日所蒙之  
恩即歷數前輩所罕有也臣於今日始知壽考之為

幸也臣無由頻登筵而愚衷惟在於保厘躬勉聖  
學而已惟殿下更加體念為○副校理李繪九不為  
督直即為出去因喉院草記拿處○惠堂趙秉鉉疏  
遞以趙秉龜代之○傳曰王堂闕直亦闕朝體並即  
牌拓如有違牌勿為呼望應教金應均副應李時愚  
校理沈膺恭成好謙副俸  
趙道厚副  
校理子繪九○副校李繪九疏辨答曰奉事既由於  
經出則何可誌之於同僚乎爾則罷職○有政以金  
興根朴永元為內閣提學○次對權敦仁奏曰吏曹  
臣連懷德幼學宋民主上言以其祖能相復遂  
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大凡議禮之家門戶甚多橫者

豎者人見不齊曰黑白論說互出雖質難至於聚  
各目殊道未或以此得罪於先賢者為其可  
否之執只是制度節文之間故也今此宋能相之備  
要劄記亦不過考據禮書參辨已疑而蓋劄記出於  
能相二十歲以前者則下語之際設或有率爾不審  
之失此政朱夫子所謂計父祖之年甲遽加以侮毀  
先賢之目固已過矣况備要一書雖經先正臣金長  
生鑑正則申義慶之編輯而先正之所追錄識別者  
序文後叙可按而知則當初儒疏之聲討終不免抉  
摘之太深而至曰私絕淵源陰懷異心其亦言之不

成事理也先正臣金長生即先正臣宋時烈之師能  
相乃宋先正之孫也以孫而不論於其祖之所嘗服  
勤而乃反私絕淵源云者是豈天理人情之所近似  
而竟歸於譏貶朱夫子誣悖先祖則尤烏可捃摭之  
至於此者手以其事涉先賢言出多士朝家處置始  
果如是而儒者削逸即是死後極典乃以抉摘文字  
之事追律三十六年未蒙申白非但其孫之課歲鳴  
暴情理即然簡孚疎理固為聖朝美政而事關斯文  
擅斷直請詢議于時原任大臣處之何如傳  
曰依為之又所啓故判尹文敬公家啓幹生前未及

追思今當進為榮贈而所後家更無可贈此等處移  
之已多其例使之移贈其本生祖父故縣令文  
欽恐宜而文欽以先正臣宋俊吉之玄孫服膺家庭  
之學薰陶賢兄之教經術行誼文章言議為一代賢  
士大夫所推重深於禮學而專治儀禮嚴於大義而  
秉執春秋至於周易奉義之考證小學註解之重正  
發明朱子之旨者有功於後學大矣以其不喜標致  
力辭薦剡雖不在旌招之列而學問踐履實為山林  
讀書之君子似此特異之人依儒賢馳贈例或以長  
憲或以兼祭酒已有近例故縣令宋文欽特令選部

贈以長憲兼祭酒之職何如上曰依為之○以京鐘  
寺別單傳曰提調金履載國朝御牒書寫官與寅君  
最應各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正趙啓昇加資其下  
賜賞有差○傳曰山林別論遣史官傳諭○論副司  
直宋來熙處求賢所以資啓沃之益致誠所以回避  
邀之心而顧予旌招于爾者今七十有年于茲矣而東  
園之陂便若良限是誠何故而然也諒由予所以致  
之誠無足以孚感邀邀之心使如爾之賢自阻於  
之地耶慚慙之功反躬不暇而詩云母念爾祖  
聿修厥德予固不穀爾是誰家之人也先正所以事

我孝廟顯廟兩朝者曾不若是之想為則甫以飭躬  
言 克紹先武之人豈不念及於不顯之義歟予惟  
向天地祖宗所佑甫經在慎之憂夫大病之餘善端  
必止惟此藹然宜養不宜過所以養之捨問學無他  
術矣心自志莫就日月荏苒慈殿兩聖之所憫念百  
官萬姓之所嚮嚮無以仰答而俯詢雖以予不敏亦  
豈無怵然自省夕惕日厲之念歟然則予之跂甫之  
之幡然想不待兩言之決而發難違覆之方開發恍  
繹之效予功有望於此不啻若飢渴之思飲食予言  
至此想惟諒恙生菊之咏山木之謠予方側席而俟

之行都承旨李景在製進○諭副司直洪直弼處予  
自嗣服以來寤寐山林宿德必欲咸致左右者豈曰  
徒循三徵之故事以要一時之觀美而已哉誠以艱  
大擔躬學問昧方朝象漸靡士趨日下政湏研經懷  
道之士以培本出治之基也前春行殿甫乃賁然登  
對予之後觀宿儒之容儀親訪典學之要務者蓋權  
輿之是矣不我遐棄尤切既見之幸勉甫適思庶有  
社稷之效第甚誠意之未積而遽以敦迫為事則竊  
以於待賢之義故未敢後車之載而空谷翹想居  
然歲一周矣甫及浼然不一更造於前席則予於

是實有所慨恨為甫之前後章奏輒以講學為勉今  
務莫先於此也若其講學之方則不為資益於  
如甫之邃學碩儒而能有所進就者乎予於教日願  
損之餘值茲新春漸暢之候日講將開時敏是期此  
時所責尤不能無厚望焉雖甫之高蹈遐想亦  
豈無應之欲見之情耶方以此意通告林樊之諸賢  
想多幡然而起者矣德既老成居又養蒼甫不待予  
言之畢必倡諸賢而造朝以副側席凝旻之誠也右  
承旨申錫愚製進○諭副司直成近默處予於前敦  
勉何時不勤且切矣而每當一歲之元必先十行之

綸者蓋以三陽布德庶政丕新對天撫時之功匡弼  
導迪之方其將資益於林下宿德以將就我典學弘  
濟我家邦迓新基永之休尤在於此時耳干旄之招  
課歲雖擊金玉之音與日愈邈實由予禮賢尊德之  
誠不能相孚而其在予倚毗蕲望之心安得無慨乎  
甫以公正之肖孫夙膺經筵之首進講道邱園克紹  
家聲朝野為之型範士林為之矜式此予所以以聖  
祖之期望於先正者望甫亦曷不以先正之輔導  
於先正者輔予乎顧今皇穹垂鑒昔疾已瘳迨此和  
暑漸長講筵將開學非不欲專心而自安於荏苒治



非不欲後志而日趨於艱虞此際側席求助之念倍  
切也時茲宣敷心之諭庸替多帛之儀爾其亟回  
違心賁然來思以輔予不逮克趾爾先美母孤予延  
行忠致之望為左副承昔趙徽林製進○史官書啓  
副司正共直務以為皇穹垂鴻萬靈效順聖候邁復  
天和玉體日益康豫是為五百年三有之大慶太平  
萬歲肇基今日窮山夏畦父老童稚舉不勝欣欣鼓  
舞咫尺之守有難自踰罔克進身於庶僚之後少展  
頌賀之忱虧分闕禮靡敢自恕縮伏屏營惟感謹是  
俟不料聖度天大不以為罪又降近臣別諭宣旨責

勉彌隆德意洋溢顧茲糞土賤臣何以獲此於聖明  
也臣雙九擊頓深極隕越臣躬逢盛際蒙此不世之  
異數苟可以毫分自力豈不念不俟駕屨重自陷於  
慢命之誅哉臣犬馬之齒已迫七耆因以宿抱貞疾  
委淹床第間復添甌喘促拘牽雖戶庭跬步亦輒須  
人以之非疴其何以出入禁闥陞降法筵乎此臣所  
以思被明命而不敢為蠢動之詐者也臣既不能進  
身而愚衷耿耿切有所仰陳為昔宣廟愆候平復之  
終分正臣李珣以為大病之餘善端開蕞敷達于前  
席者其言息倦有足以孚格震衷想像先正當日蒲

腔熱血殆令人激仰而齋涕也顧今玉候復常講造  
垣月群黎百姓莫不欣欣然想望新化行見允德之  
成是為天命人心眷顧漸向之會也其所以保養擴  
充於一念之善繼續光明於時敏學之日月孰將如  
春暉之勿茁火燃而泉達自有難形之妙此其幾不  
可失而時不可踰者也惟聖明懋哉々々臣殘命危  
喘幾無者識而切感恩私微誠自激言不知戴元增  
死罪云矣敢啓傳曰知道

二月傳曰科場嚴考試公然後人才可興士趨可正  
其嚴不嚴公不公顧不程主司之實心對揚乎百年

積弊雖難一追論而向者大臣筵奏特其大略耳  
國朝闢和予何多誥令廟堂以此下教更為措辭闕  
飭於掌試道臣及北評事處仍令政院招致京試官  
都事於啓板前各別曉諭可也○謁太廟○傳曰貢  
市堂上平貢市人來侍○告訃使沈宜升書以官徐  
相教入來○有政以金學性為直提學○史官書啓  
副曰直宋來熙以為臣於前臘首實通慢之罪冒上  
一疏恭俟嚴勅而反蒙溫批仍有幡然來造予日望  
之教臣仰戴異渥深切震灼曾未幾月近侍來臨  
宣諭聖旨招誠之意極為忌擊臣奉讀未半惶汗浹

背誠不知容措也前後恩禮若是隆重則不俟駕屨  
之成臣豈全昧而只是才學空疎疾病難強實無以  
承膺益不勝隕越戰兢之至當於日間謹具文字仰  
籲光登徹則庶幾微情獲蒙賜察云矣○差李若愚  
為伴送使○畫講初十○以李應植為右捕將○次  
對左相權敦仁所啓向日道中承下教而顧今位著  
誠甚苟艱行護徐左輔聞留趙容和清寧君金東健  
並正卿澄擢何如上曰依為之○副司直宋采熙上  
疏答曰予有少致之心而誠未孚爾無必辭之義而  
志彌堅皆由予不能好學而好賢也反躬自慚夫何

多諭尚以爾幸道乃祖幡然改圖厚望耳○大駕詣  
慕華館迎勅二叶○備邊司啓曰試所進排自有所  
掌之該員而即聞一兩應辦所謂以進排侵撻於科  
外負民怨聲載路科場時貢弊申飭何等截嚴而一  
聽下屬有此橫責誠甚可駭且以二兩應辦所言之  
各司無得捧甘奉司自是體統而無難發甘事未前  
有前一駭然不可仍置一二兩應辦官負李光翼事  
過後拿勘事傳曰允○備邊司啓曰館所舉行專責  
譯名而今番餞勅不善周旋其在事體萬一駭然當  
該首譯施以定配之典雖以提調與館伴言之苟能

預加採束則豈或顛錯至此乎亦不勝慨歎并罷職  
何如傳曰先○以全監金景善啓本持平金羽休疏  
批辭意考閱文跡據實登聞事傳曰此係先正遺集  
之序而又登臺疏故姑使之行查則此胡甚難而始  
也單查吏招草、了當已不成事體仍又遷就不為  
舉行以致屢煩飭教者果何故也至於揭題不審之  
失前已勘罷而若曰真如言者之言意在移怒自陷  
醜正之科云爾則參以事理寧有是也寧有是也但  
職在藩臣擔閣朝令法紀所關不可仍置前全羅監  
司徐箕厚施以投畀之典平安道原郡又啓本金文正遺

集行查事參覈登聞事傳曰先正文集雖曰所重此  
不過本家子孫燦議處之、事原非推上朝廷者而  
况事在四十年前乎但所謂金邦斗者前後供招何  
其囹圄胡亂也其挾富忘祖之罪不可容貸令該曹  
發閱捉上嚴刑遠配○傳曰廟堂草記雖出於存事  
體之意重臣論罷事係不輕館伴都監堂上罷職分  
揀○傳曰閣圖為之○直閣會圖五點尹定鉉鄭基  
世○有政以尹定鉉為直閣○全監啓本判付中前  
監司徐箕厚湖汾二字添書出全羅道長賜○以今番增  
廣監試初試文科初試、官因特教勿拘常格差出

○刑判李奎鉉疏曰日昨開生成命之下存違召牌  
迫而進有若全昧駕屨之義是豈臣樂為而然哉臣  
聞意外駭漸之事口舌顏駢實不欲言辨而竊惟奔  
事若關一己之私而止則固不當至煩上徹緣臣無  
似忝在九卿之列者忽遭非理之侮辱上貽朝廷之  
羞取下招聽聞之驚惑臣安得漫漶泯默不思自引  
之道乎臣於月前待罪京北時適有本府禁隸被打  
於北漢營屬之弊而摠我使柳基相謂以其所管轄  
之地妾生相持務勝之意縛打吏隸校卒拒逐官差  
之門將俱有當律在耶難恕者惟意容護不即捉送

臣府之草記論勘事體即然而以臣懦弱之性為念  
固便之方悖校則薄勘犯漢則收贖但示國法之不  
可輕撓豈有一毫之苟差摠使而彼以自來驕濫之  
習反懷遂非逞威之心僮言凌躡放肆無忌舉行府  
吏進退恐喝侵逼為事而臣則聽若不聞任他止泊  
矣竟於臣之儀駭翌日縛拿該吏還索罰鍰盛氣咆  
哮舉措駭妄吏誠何罪意在移怒彼之縱恣豪健眼  
固無如臣者而如有顧朝體畏公法之心何敢乃爾  
臣何足言有辱朝廷實為臣今日道也自有此事以  
來歷日靜究則無非臣自反處匪分濫職不衷招裁

措處英芳竟歸自侮使此堂、掌法之司忽遭前所  
未聞之事臣雖欲包羞無辨其府屬之咄點一世之  
譏議何哉禁詰聽理府曹無異不敢以承飭一赴晏  
然躡冒云、答曰苟有是也彼固可駭何至以此辭  
職乎○傳曰今以秋判疏觀之摠使事不可但以虧  
損朝體言施以罷職之典

三月傳曰飭已施矣重任又難輕進摠我使柳基常  
特為仍授○摠我使奉牌啓辭傳曰催促嚴飭即為  
受符○傳曰今番增廣係是慶科講經置之覆該進  
定○備邊啓曰今番一雨初場之舉子相關聽聞驚

駭場內操束已無可論三場策券浴過三千而才經  
一宿即為出榜其何以慰多士之心成考試之體乎

當該試官

徐左輔李啓朝  
南獻教趙鳳夏

並施譴罷之典何如傳曰

允○永禧殿展謁儲慶宮毓祥宮延祐宮宣禧宮展

拜○金堤郡罪人金相淳

前勅時

到配啓奉傳曰放

送○刑曹草記罪人金邦斗嚴刑一次後平安道瑞  
潼郡定配事○備邊司啓曰即見黃監李圭初於啓  
則以為昨冬兵營還穀翻弄作奸傳說狼藉故多歧  
採探按簿究覈則大米一千六百七十六石零每石  
取刺一兩三錢小米一萬七百六十二石每石取刺

一兩太一千五十一石零每石取刺七粳小豆一百三十石零每石取刺八粳各穀千六百餘石內一千石每石取刺一兩六石每石取刺二兩七粳諸條刺餘合為一萬六千四百兩零竟無歸屬且其中營鎮收逋之四千餘石一例取刺尤係法外不可以事屬既往有所仍置該兵使沈能俊罪狀今廟堂稟處矣幻弄國穀取刺肥已雖在吏屬之作奸固當嚴法而痛禁曾為名以閫任躬犯若是乎况其狼藉真贓至為一萬六千餘兩之多民國受病已無可言法紀蕩然寧不寒心黃海兵使沈能俊為先罷黜令該府

拿問嚴勘何如傳曰允○親行奉寧行禮卅九○參班儒生應製參奉李承圭判官俞致善並直赴殿試○成監成遂默狀啓茂山府使李圭殷許多屬民諸般邱瑣之事難以枚舉為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左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卿於今春頗有慎節非不奉慮而此不過一時無妄也安心調理自可勿藥何至於此為辭免之舉乎至於時弊諸條雖微卿言予亦憂歎而其矯拂之道予惟曰責成於卿而已卿惟曰篤棊於予而已此既卿可去之時乎予不當矣萬不可矣陳勉一段實予之答正擬自今以

往惕然自勉亦在御朝夕納誨之如何也以是永去  
予豈不撫躬慚愆乎○春到記講幼學李承澤製述  
進士李承益並直赴殿試

四月親行宗廟夏享大祭○入侍時領府事趙寅永  
所啓今日陪享時武宰一人外無一進各者揆以朝

體萬、駭然令政院捧現告老病實故外並拿問處  
之何如上曰依為之

金蘭淳李嘉愚李德淵李奎鉉  
李義榮柳基常權大旨趙斗淳  
金鴻均俞星煥李謙在洪鐘應李在鶴李遠弼李浚  
祐趙亨復趙在慶金大根李得在宋應龍李明迪徐  
憲淳金在田李源達鄭最朝鄭德和金公鉉沈宜升  
李源庚李時在朴齊憲李基榮申錫愚洪龜燮金英  
根金德喜南性教李源益奎傳曰生進中八十以上  
漢益及武并堂下二十六人

人並五衛將加設口傳單付○注書金翎鎮仕蒲陞  
六事定奪○以金蘭淳囚單子傳曰堂下官並為先  
汰去○傳曰拿處中李穆淵俞星煥復命屬耳合有  
容量並分揀放送○左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前批  
已罄予意又何辭免之舉乎誠有所未孚禮有所不  
承而然乎設令愆節有所彌留卧閣論道儘無不可  
則何至於一疏再疏之若是重複乎大官去就關係  
何如而殆若有不容不去之義諦者予實莫效也卿  
試思之此豈卿可去之時而予又可使卿釋負負國  
事於何地乎以卿平日體國之誠似不待兩言而決



矣卿其亟斷來章益加調護俟少間蓬朝至望至望  
○傳曰飭已施矣在囚諸卿宰以下並從重推考勘  
放○傳曰堂上以上既以重推勘放則堂下官之先  
汰有涉較重令兵判各決棍五度後帶職放送○大  
諫權稷疏畧臣退自試所始聞用場內外萬口喧傳  
則有一試券合封坵名之後又得同名之兩場封彌  
而坵之券汲々推去俾不得考準云若非按名而窺  
科必是冒呈兩券也試官中或有目見者或有耳聞  
者視若尋常掩置不論噫科場之弊已到極處誠非  
一朝一夕之故豈料莫掩之東堂有此前所未聞之

事乎臣亦監試中一人耳自聞此事腔血如沸按位  
不得略陳梗槩臣謂諸試官並試譴削之典其入格  
之券與封彌並命查實後果有是事則舉子之削科  
與當律施行斯不可已也願臣既在監試之地不善  
糾察溺職之罪無復可言伏乞勅臣當被之律以昭  
法紀云々答曰此事關係何如而乃以風傳遽加論  
斷乎爾言太妄幸矣○左彛贊趙秉鉉疏畧即伏見  
諫長疏批下者痛心惶悚無地自容念臣既忝主試  
矣凡係試事臣所當知而臣於伊日出榜諧陽之際  
取見預備試券其中果有前奉聞違舖兩場封彌

違鏞之券既合封而圻名則又此兩封彌榜後露出  
大是驚惑當場核實即係臣職分而券之已圻者旋  
即推去榜之已出者亦為登徹趙趙難慎未及周旋  
致此臺言之峻誅律之邦憲臣實為首茲敢短章自  
核仰干宸嚴惟願下臣司敗擬臣重勘至若科律所  
關臣既失之當場不敢有所仰請伏乞亟允諫臣之  
請俾頹網振而試體嚴焉答曰卿言如此何待更查  
而耶關非輕不宜造次疏辭令廟堂稟處卿於當場  
措處不可謂全無所失卿則罷職○大護李若愚疏  
引答曰罪在該官則罪該官罪在舉子則舉子罪且

於卿等有何可引乎特以主試之故有所罷勘卿則  
異於是矣○備邊司啓曰左叅贊趙秉鉉上疏批旨  
疏辭令廟堂稟處事命下矣科該法意何等嚴重而  
閱違鏞之作奸犯科若是現發駭惋之極寧欲無言  
第念科律至嚴尤合審克而諫臣疏中換名竊科疊  
呈兩券既不歸一主試之疏又無指的論斷換名疊  
呈律例不同則此不可不一經查究始可確定閱違  
鏞科名為先削去原榜即令王府嚴覈實犯以正當  
律當該封彌官亦為一體拿覈下屬之應問者令秋  
曹得情何如傳曰允此與尋常罪囚截然有異勿拘

齋日金吾秋曹堂上並即牌招全教進參而禁堂在  
外人許違與未差之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使之先進  
參後謝恩○○更奈洪在喆副護趙雲澈副修沈敬  
澤疏引荅曰已論於副試之批矣○日次殿講幼學  
鄭錫朝直赴殿試○以捕廳合坐啓日傳曰此是查  
實半萬喧傳之事○若是糶糊則焉用捕廳為哉兩  
捕將任聖鼻柳基常並從重推考更令嚴覈期於得情○景  
陵上莎草修改時監董大臣以下賜賚有差○禁  
府照目前參奉閔達鑄原情云々傳旨內辭意發問  
日反覆嚴覈是白半則疊呈則自服檢名則發明平

問之下難以得情刑推取服何如啓依允為祇捕廳  
捧招若此則為敢發明半嚴刑取招期於得情○禁  
府照日封彌官魏鍾善原情云々傳旨內辭意發問  
日嚴覈諉以兩日封彌籠並置試官房一人三封彌  
實所不知一直發明平問之下無以取服刑推得情  
何如啓施威嚴問捧口招以入為良如教○文科增  
廣殿試取進士柳進翰等三十九人○有政新及第  
韓正教李玄緒姜濬科前準職依法典陞堂上○大  
王大妃殿傳曰前正郎洪在龍女教官尹女副  
司果申泰運女幼學徐猗淳女副護金公鉉女奉事

鄭基承女生員朴興壽女再揀擇入之其餘皆許婚  
○大王大妃殿曰前正郎洪在龍女副司果申恭運  
女奉事鄭基承女三揀擇入之其餘皆許婚○禁府  
啓目向前罪人閔達鏞亦判付內辭意發問目嚴刑  
是白遣取考捕廳文案參以諸招反覆究覈則揆封  
一歎終始抵賴究厥情狀尤極狡惡更加嚴刑期於  
得情何如啓此囚罪犯萬殺猶輕人之無良胡此此  
極既捕查秋供之取服則不待渠招新案已定一律  
施行更無可論但禮典曰潛察他人已入格之秘封  
揆書已名而竊科者以一律論此則非已入格也乃

未及考也究其揆名之情則較又甚焉考諸所載之  
律則愆有不同而番廟已卯科獄雖證左分明以其  
初無定律竟施傳生之典則今此未及考揆名之無  
定律亦與已入格揆名之無定律或可有旁照者矣  
然則仰遵故事特貸一縷即所以體番廟好生之盛  
德也揆秘封罪人閔達鏞加刑一次濟州牧旌義縣  
減死為奴此後則雖未及考秘封若有揆名竊科者  
同論載之受教為良如教又啓目向前罪人魏鐘善  
亦判付內辭意發問目施威嚴問是白年則一向以  
不知不察極口發明終不直招刑推得情何如啓此

何等嚴重則諸罪人作奸若是狼藉手藉曰不知不知亦罪：人魏鍾善遠地定配為良如教○以捕廳合坐啓目傳曰法典換秘封一律條符同指使者同而罪人閔達鑪既以未及考秘封換名之無定律特為減死則今此諸囚雖極痛惋而律則宜無異同罪人金大汝金士成李魯學並移刑曹嚴刑二次遠惡島減死為奴金道汝十大得並嚴刑一次遠地定配金命長既無交涉云放○刑曹草記竹山進士李炡科場作奸情節嚴加盤覈則秘封書給雖已自服符同作奸專事鼓明嚴刑得情事傳曰此囚若曰初不

同參則胡為生恟逃躲而既書換名之秘封則寧有不聞不知之理乎但此捕廳諸囚差有首從之分耳罪人李炡嚴刑一次流三千里定配○傳曰此承宣徐念年前雖有遭罹已經勘配有何更引而若是乎更為嚴飭使之即日上表肅命○傳曰今番增廣初會試：官謹罷人並叙用○左議政權敦仁右議政金道喜聯疏曰臣等即伏見金吾啓目判付下者罪人閔達鑪有減死為奴之命矣夫至重者科獄也莫嚴者王章也罪干於此法不可貸者蓋以科試有國之大典也此罪人之所犯何如其律又何如捕查秋

供斷案已具則尚未施律只緣案未及輸款耳今以  
入格未及考之較有分數遽置傅生夫揆名竊科者  
之律則制法之重、在揆名考試前後未必輕重於  
原犯况其揆名而竟乃各榜則究其情節反有甚於  
已入格之行奸此則下教中所深燭者而特體南考  
好生之德有此酌處之舉聖意在在臣等亦豈不萬  
、欽誦而通編定律之後事面異於當日揆名而尚  
糾之目在法實無可疑其何可枉撓金石不加正律  
使獄體不嚴奸孽無懲哉伏乞亟寢成命罪人閔違  
鑄更加刑訊施以當律為答曰予非曰御等之言為

不可也於情於法俱無可以一分原恕而予之為此  
處分者特以肅廟朝科獄其難其慎於鞠律則予小  
子繼述之道惟當曰式遵而已予雖寡昧豈不知失  
刑而然乎御等頃量此意○金吾堂上判禁朴岐壽  
知禁李槐淵  
同禁徐英  
度金湯均鞫訊執藝云、答曰律雖可據而情或有  
恕情雖可惡而律所未載則俱合審克之議故予所  
以十分參量而處分也所請不允即為舉行○傳曰  
設有可引之事分義道理寧容若是左承旨徐念厚  
下義禁府推考○禁府罪人閔違鑄加刑一次後全  
羅道濟州牧旌義勳葛處為奴魏鐘善寧海府定配

事○統制使杜啓固城縣令申爽浩言辭悖戾舉條  
駭妄罷黜事○以禁府草記徐念淳係是卿宰待批  
下捧供事傳曰禁推置之承旨仍任牌察任如有違  
牌勿為呼望○府合新啓大憲李奎鉉執義韓啓原國綱解紐世  
變層生至於今科番獄而極矣噫彼閔達鏞以若名  
門世祿之裔有此搜名盜科之變計在遂取不顧傷  
風之嫌眼無國法甘犯欺天之罪擦搜他封真贓綻  
露忍杖不服情節至憎秋查捕供新業已成恐合當  
律閔石自在而以聖上好生之德追甫廟已施之例  
不待輸款遽下酌處之命揆以科體終涉失刑參諸

王章何由懲後其弟述鏞同為作奸之徒眾招明的  
可謂是先是弟未及並覈竟歸漏網刑政幸損輿憤  
益激請旌義縣為奴罪人閔達鏞更令王府拿鞠得  
情快正邦憲閔述鏞亦令該曹捉致嚴問照律勘斷  
不允○左承旨徐念淳奉牌傳曰更加嚴飭即為入  
奏甫命○左承旨徐念淳陳情疏答曰事屬既往何  
必更引鋪啓之措語猥屑予亦以為非鋪體也自昔  
遭罹之加於此者未必有永、自劃則卿獨者作一  
端義諦者乎予未知其可笑即為入奏甫命○傳曰  
左承旨疏批已下仍以前牌嚴加催促○徐念淳

承飭教終不入來

五月傳曰予於此承宣事抑可謂曲費造化而到今此承宣亦可為更無引可則一向遠傲作為鐵限者廉防然乎義分然乎左承旨徐念厚招致啓判前問啓以入○問啓置之甫第捧入○傳曰同副承旨許遞其代前正郎洪在龍除授○刑曹草記罪人李延長與府流三千里定配事○判義禁趙東鉉奉牌疏答曰是豈卿深引者乎臺評雖重正宜虛受且經勅罷亦足以伸勿辭行公○判義禁趙東鉉屢承飭教終不入來○兵判金興根疏違前望李憲球落點○

傳曰判金吾事果何如也案寧謹削之請既登臺章則引義難進容或無恠而奉事不係主司批又屢飭則一向奉牌無意變動實非所望於此重臣者也况今止泊無期都損事體不容不有一番處分判義禁趙東鉉平安監司補外使之當日辭朝○傳曰平安監司趙東鉉嚴飭使之甫命○趙東鉉護以私義難安席蒙闕外事傳曰外補即譴罰也豈可以私義抗命哉萬未安趙東鉉招致啓板前問啓以入○政院啓曰平安監司趙東鉉招致啓板前問啓以入事命下矣以為臣債誤試役自底招學備瀆哀息冀降



威罰恩批誕宣開釋備至殊眷雖極感銜臺彈尚切  
危蹙奉牌經宿甘犯連慢忽於誦愆俟勘之際西藩  
外補之命遽下矣驚慄墮越罔知攸措臣雖不肖無  
狀既知補外之為譴謫則豈或全昧分義之不敢如  
此而但臣於此起竊有私義之萬難冒赴欲進而仰  
承恩譴則至登慎繫微諒莫變退而俯陳鳴籟則罪  
名在身格例有拘踣高踏厚神遁魄懼冒萬死泥首  
闕下重違方命寧被嶺海之重典末由力強而趨膺  
臣情到此吁亦窮且溢矣惟願速伏金木之誅云矣  
敢啓傳曰知道○傳曰此家先重臣慘遭橫逆已於

先祖洞燭之昭晰之則到今有何更提之私義而至  
於譴補而亦自劃乎此可謂君綱臣分掃地無餘平  
安監司趙秉彜即其地定配○傳曰前箕伯雖有日  
前處分而仍置譴籍亦無朝體定配勿施仍令以補  
外除朝辭往赴○傳曰判義許通加望以入李光正  
朴晦壽  
○獻納姜斗煥疏曰臣之湔芳廢職之罪仰暴於月  
前辭免之章而結之以務聖學一事冒塵聖聰斬蒙  
察納不惟不賜違斥乃反降以溫批臣盥手擎讀感  
惶無地恩寵如天無容更瀆於嚴威之下而第伏念  
殿下既俯燭臣言之為切實而思所以體念則當納

其功實之言而明示其體念之意矣向來數次開筵  
實為羣下之所共欣聳而曾未幾日旋即停止又大  
僚儒臣長第陳勉而亦不聽從臣誠憂悶自不覺其  
長吁而永歎矣雖以閭巷匹庶言之稱以讀書或作  
或掇玩揭度日則猶未得為記姓名之人而畢竟至  
於魚魯之莫辨而止耳然此於匹庶不足為輕重而  
今我殿下丕承億萬年先疆之洪業一國之興替萬  
姓之休瘁皆係於殿下之一身其任何如也其責何  
如也正宜奮發乾強頓居宴安之私痛加儆戒之志  
日開經筵無晝無夜趨程篤課磨龍君身繹則自可以

涵養氣負薰陶德性而今殿下倦於講讀視若鳥喙  
之不可食恬於遊燕不翅飢渴之易為飲如是而聖  
學何以進孰乎邦本何以鞏固乎竊伏念殿下聖負  
通明聖德卓越雖若無待於講學而第古今成敗得  
失嘉言善政無不布在於經傳之中今讀其書誦其  
詩則宛然若堯舜復起而夫子在座矣嘗聞古史曰  
人君以銅為鑑以正衣冠以古為鑑以察治亂以人  
為鑑以聞得失名曰三鑑此真實際語而正為今日  
頂門上一針耳殿下何不念及於此而暖日輕風深  
居九重耶玩者何書耶鑑者何人一月三十日不過

一二日對講而悠々泛々虛送光陰則聖批中體念之教其將何據而驗得耶在昔程夫子論經筵劄子中有曰竊聞間日一開講筵講讀教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切不亦難乎今以此而視諸今日則果未知殿下之於學問謂之勤乎不勤乎間一日講學程子之憂也猶如此况今日羣下之憂問尤當如何哉此言亦在於向日仰懇聖學輯要中未知殿下其間已為閱覽乎否而願以臣愚昧之見也體夫子人一已百之訓念鄒聖一曝十寒之戒造次顛沛日或少懈然後乃可以明

聖學矣致至治矣而若一向如今日之為而因循遲回日正月邁則終未見體念之效而臣僚之期望亦隨而解體矣嗚呼有犯無隱事君之禮也諫行言聽侍下之道也而臣於此二者無一之得焉則臣以何顏久居臺次徒為太倉之雀鼠而不會公器之玷汚乎臣文辭短拙誠未格天重犯鈇鉞冒陳菊苑蒲心惶慄罪實難容伏乞聖明亟進臣所帶職名仍治臣瀆擾之罪以肅朝綱為云云答曰所陳切實當為之加勉而魚魯鳥喙之說太涉妄率矣○院議都趙斗根友左副曹李承同副韓正教啓曰伏以人臣事君義在遐遠李臺閣

進言許以不諱補袞帝裾未始不以責截為忠而苟  
或自絕獻替妄加箴弄則是無禮於其君而人得而  
誅之者也今此姜斗煥之疏何為而然也全篇閃影  
意在煽惑滿紙叫嚷計出訛侮引喻之全欠敬畏操  
劫之無所嚴憚揆分挈義所未敢出夫聖志之未立  
即睿學之未就今日之憂國未嘗有大於此者而納  
約匡救何患無辭遠西復拂難何患無方則無嚴不敬  
必若是之後乃足以快於心乎就事其而言其事是  
為之盡言也指其闕而論其闕是謂之端論也外此  
而抑揚慢作自陷於干紀犯分而止焉則君綱臣道

其將無地可講良不痛哉特以其臺言也故雖不得  
不捧入至承批教而臣等反覆究閱決不可以鄉曲  
微賤有所參恕鷗逐之忱按抑不得茲敢相率聯額  
伏乞聖明淵然深思勿以事關聖躬有所存嫌亟賜  
處分明正典刑焉惶恐啟答曰姜斗煥疏中句語  
予亦以為駭妄而但鄉曲愚騃之類何足深責罷職  
可也○玉堂憲府諫院駢劄請鞫並不允○時原任  
大臣驟劄曰人臣之無禮不敬干紀犯分王章之所  
必加而人得以誅之者也今此姜斗煥之疏是耳第  
其所陳雖謂之仰剋聖學而旨意則全涉訛侮措辭

則極其肆慢指斥引諭少無畏憚至以不敢道之句  
語擬之於莫嚴之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謹言  
直論聖世之所不諱敵可替否臺朕之所當言而其  
言非所謂謹直而即無禮不敬而止耳非所謂敵習  
而即干紀犯分而止耳國有常憲烏可違三尺之律  
乎三司諸臣交章請討蓋出於不容已者也即伏見  
荐下批教過加容貸尚靳允俞抑其職在言地事係  
直極有所顧惜為之留難乎臣等亦嘗以典學一事  
屢乞仰陳夙宵願禱曾在於此苟使臺言不至於甚  
大憚至無狀則臣等雖甚無似並忝大官之列區區

憂愛惟當以測數恢弘之量天地包容之德仰請曲  
貫以補陳規之一端而惟彼斗煥罪犯罔赦義在必  
討實有所按抑不得者茲敢職劄仰籲伏乞聖明亟  
允三司之請明正典刑為答曰此疏措語之不審雖  
曰可駭亦不足深責則卿等或者得太過矣然而卿  
等之言既如此前獻納姜斗煥施以竄配之典卿等  
諒悉○以洪在龍為大司成○傳曰刑判有關之代  
行護軍趙東龜除授○禁府姜斗煥成鏡道鏡城府  
竄配事○院新啓大明諫嘻噫痛矣人心滄溺世變  
層生至於今番姜斗煥之疏而極矣渠以鄉界微之

之類敢肆叵測煽惑之計假托陳勉投進一疏滿紙  
叫嚷頭有訛侮之意全篇蕪弄少無敬謹之心命意  
至惜引喻絕悖至以 以下不敢道之句語擬之於  
莫重莫嚴之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在臺閣之  
地苟欲仰勉聖學則納約直救直諫無諱何患無辭  
而少以至無嚴極不敬之說肆口指斥而後始可曰  
直救直諫乎究其情節罪其罪狀不但為干紀犯分  
而止耳此非渠蠶虱之賤所可獨辦必有慙患指使  
者存而聖度天大過加包容俞音尚靳於嚴嚴處分  
遽至於竄配使渠至凶至悖之類尚在假息於覆載

之間典憲由是隨壞亂逆無所懲畏豈不大可懼哉  
大可憂哉請鏡府竄配罪人姜斗煥亟令王府嚴鞠  
得情快正典憲為不允○二十四日傳曰德溫公主  
當日卒逝諸般舉行依例為之○傳曰德溫公主之  
喪豈勝痛盡凡百舉行依明溫公主喪例為之東園  
副板一部輸送○傳曰東寧尉金賢根昌寧尉金炳  
疇知敦寧金左根並別入直○藥房提調時原任大  
臣閣臣承候入侍○傳曰錢六十兩依明溫公主房  
例輸送于德溫公主房○吏曹孝顯王后練祭時題  
主官朴宗吉預差李濟在

六月備邊司以韓鎮庭為江華留守趙存中為平安  
兵使○徵定殿鍊祭○山陵守侍陵官以下賜賞有  
差練主都監別算傳曰監造官奉常正金<sub>通</sub>題主  
官副護軍朴宗吉<sub>嘉</sub>加資其下賜賞有差○魂殿享  
官以下賜賞有差○傳曰吏叅有闕之代大司成洪  
在龍除授○差金興根有司堂上趙東龜舟橋堂上  
○備邊司啓曰慶尚監司洪鍾英<sub>壯</sub>啓山清縣掛書  
罪人金璣金裕璿等具格嚴囚恭俟處分事有令廟  
堂稟處之命矣挽近訛僞轉成痼弊凶徒以是而欺  
昧愚氓以是而釋騷誠非尋常憂虞而至於今番嶺

查而極矣金裕璿金璣之假托禱術互相誑惑已是  
渠輩同赦之斷案而乃以謊誕絕悖之說敢售掛書  
煽動之變者國有三尺焉適當律罪犯至重固當到  
底鞫覈而本事則遐鄉無賴之類欺人騙財之計此  
不足捉上王府且念自奉道舉行亦可以洞釋奉道  
已惑之群情罪人金璣金裕璿令道臣捧結案後聚  
會軍民梟首警眾文德奎鄭玘錫觀於查案雖不干  
涉於掛書德奎之交結匪類薦引怪鬼玘錫之酷信  
妖言傾財糾結不可以蠢頑無知為其狂誘有所叅  
恕並令各別嚴刑絕島滅死為奴外此諸囚別無更

問之端分輕重酌處後即為登聞之意分付道臣何如傳曰允○備邊司啓曰慶尚監司洪鍾英狀啓三嘉縣凶書罪人陳有權等具格牢囚恭俟處分事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以山清掛書事才有稟覈而此啓踵至凶徒之所在講誑愚民之去益騷訛誠非細憂寧欲無言蓋此奉事雖出騙財其所謂傳令云者至凶至惡自犯不道不容一刻容貸而援引既死之鄭五烈欲為死中求生之詐者萬一狡惡畢竟以發明無處死無惜納供則凶書做出渠已首實烏得免一律之施日前山清獄囚既自奉道舉行罪人陳有

權亦令道臣捧結案後大會軍民梟首警眾李化根則設施之皆在渠家凶書之並舉陳李的是符同鳥敢自鳴金永國則水醫之行固可謂見欺於人而凶書之嚴安知非酷信其事乎並令別各嚴刑化根則絕島滅死為奴永國則施以遠配之典雖以金漢暎言之當初造意專為討財而崔姓河東之說八人奉侍之證俱為落空於對負則亦難免誣人之罪嚴刑一次微勸其餘諸囚別無更覈之端分輕重酌處後登聞之意分付道臣何如傳曰允○吏判朴晦壽三度呈遞○吏判有關政事取稟傳曰叅議南獻許遠



并前望入之判書朴岐壽參議金公鉉落點

七月兵判李憲球疏違○傳曰兵判有闕之代吏參  
洪在寵除授○左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卿之患節  
尚未快復常所憂慮而暑退涼生自當勿藥何至於  
請退辭免乎大非予終始委畀之至意卿其專精神  
慎起居俟間登筵以幸國事耶辭藥院之任今姑勉  
副○傳曰吏判之任何等緊重而望筒之經夜須布  
寧有如許事體予當日坐直承旨並罷職洪祐順○  
左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卿之患節固所悶然而英  
續又如此一向相持有非敬憐之意耶辭相職今姑

勉副卿其安心調理而此豈卿可捨予、可捨卿之  
時乎實予小子誠禮之不孚之致自顧慚歎而已○  
傳曰內喪在先時笠制既為厘改則祥後禫前之燕  
居服仍用布帶亦似未安令該曹問議時原任大臣  
以稟○觀象監二十八日巳時太白見於未地啓仁

訖日

八月觀象監巳時太白見於未地啓初一日至○政

院啓曰時原任大臣領府事趙寅永判府事鄭元有

稟達事請對矣傳曰入侍○右議政金道喜奏曰昨

忽聞前楊州牧使徐耆淳所報則其族人抱川居徐

光近其言絕悖其計至憐聞來不勝骨戰心掉亟令  
捕廳捉來徐哥罪人嚴覈其可問諸人何如荅曰依  
為之○次對右議政金道喜所啓逆魁之名出於凶  
招而捕廳草記中初不舉論者揆以獄體萬一駭懼  
左捕將白殷鎮右捕將李應植並削取何如傳曰允  
又所啓當此合坐方張之時循例違牌不可但以不  
成說論除在外違牌諸臺李憲球李莊緒吉顯  
範朴朱萬朴數默並施  
譴罷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當此懲討方張  
之時竟無一言而退雖緣生疎野致難免溺職之失  
登進王堂竦能施以罷職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大

臣齊聲懇討請鞫事云、禁將任聖卓左捕將權察  
摠使柳基常右捕將權察事下教旋而拜之○禮曹  
啓曰服色問議則領府事趙寅永以為內喪在先時  
祥後宴居服布帶雖載補編橫看条今於笠制厘正  
之後以當微吉之義而謹按禮曰喪而縞註曰縞冠  
素紕也此非具三年制之謂也然此禮之無可援據  
蓋以齊衰替年服制已盡故也惟先正臣權尚夏之  
說曰夫為妻祥後禫前當著白帶是閭巷士庶通行  
之制則亦合參用而王家禮節至為嚴重臣無以負  
言仰對矣云上裁何如判府事鄭元容權敦仁  
右議政金道喜議同傳曰

大臣之議如此以白絲帶磨練以入○傳曰俄以大  
臣所奏雖罷遠牌諸臺而更思之此似循例之致決  
非規避之意况飭已施矣並仍任前職即為牌招○  
傳曰豐恩府院君命招○傳曰時原任大臣命招○  
傳曰時原任大臣豐恩府院君入侍○時原任大臣  
豐恩府院君兩司玉堂三次請對始命入侍傳曰卿  
等之言若是功舉予亦不能自主特從卿等之請所  
謂 黜遣府都事押送江寧府園籬安置○三司  
疏爭不允○傳曰別軍賊成元鎮減下前郡守成永  
龜閑良李東洙並別軍賊差下○大憲李憲球擢平

李教英正言鄭綏朝核理趙鳳夏疏爭並不允○院  
前啓云、至於前左右捕將事揆以獄體駭惋極矣  
查庭之众招若是憎悖逆賊之躬犯若是狼藉而啓  
目之中初不舉論草、磨勘有若尋常罪犯之查啓  
者邦憲王章掃地無餘不可以已經大僚請削置而  
勿論請前捕將白殷鎮李應植亟施竄配之典事並  
不允○玉堂聯劄憲府脛劄並不允○傳曰耶謂閔  
姓人捉來之捕校何至今遲滯乎該廳從事官發牌  
究問以入○時原任大臣脛劄爭之答曰獄情如此  
國體亦不可不念而卿等之言又如此耶請推鞠為

之至於 之蒙駭沒覺也置之可也○傳曰國執  
危疑人心撓蕩此時三公之任不可不備前領相趙  
寅永前左相權敦仁復拜相職○禁府閔晉鏞朴醇  
壽洪縷周拿因啓旋以具格○傳曰委官左議政為  
之○以洪淳穆為事變假注書○傳曰卿之苦心也  
貞疾也予小子非不稔悉洞察而以今宗國之勢不  
得不復煩卿元輔之任此非循例其讓之時也卿豈  
不諒之乎仍傳曰此敦諭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仍  
與偕來○傳曰向卿言病也予既已曲副之矣今國  
有事也卿豈不強起之乎予不多諾即起膺命事遣

史官傳諭於左議政仍與偕來○史官書啓領相附  
奏臣病伏殊、惟俟符到即行而數瀾不禁兩足常  
麻又非前例證之比也忽於千萬慮之外伏奉中  
書復授之命諭之以國勢危疑人心撓蕩臣於此時  
豈敢顧恤於一身中維乎竊附古人興疾之義方擬  
擔舁叩謝而至於筋骸之所不能及神識之所不能  
逮從當積誠仰籲以冀諒察而王人之以偕來相守  
又涉悚惶亟命撤還云矣左相附奏臣病伏昏憤之  
中忽伏奉千萬非常之命驚墮慄慄實不知何以自  
措也賤疾之已成癘瘡既蒙悉燭相賤之特賜違免

才有幾日今茲之舉實非臣夢想意慮之所及也念  
臣疾病之無奈去就之無當何敢抗顏冒膺之訐而  
當此凶逆之變伏奉懇摯之諭顧臣一身之疾病去  
就亦何敢自恤於此時乎竊附屏疾之義方擬拚棄  
回維顛倒甫命而區區病狀之萬不可強茲庸控  
陳情實務冀諒察伏願亟收借來之命少舒惶蹙之  
私云○禁府問事郎廳李時愚曹錫兩李裕元尹定  
鉉○禁府李遠德崔英熙李鐘樂徐光近孟鶴述尹  
永植拿來囚啓孟鶴述拿來刑曹其  
餘五罪人拿來捕廳○三司諸臣八  
次求對傳曰退去○時原任大臣駁疏爭之答曰非

不知屈法而伸恩也元非可問之蒙駭則卿等何不  
諒之○三司求對傳曰此事既使之鞠覈則又此請  
對何也不可但以壞損體例言求對三司並罷職○  
禁府問事郎廳沈敬澤李濟達李參鉉申佐謨○推  
鞠時罪人徐光近李遠德尹永植崔英熙孟鶴述洪  
稷周朴醇壽閔鎮鏞原情○傳曰求對三司罷職并  
分揀即為牌招○兩司縣劄玉堂聽劄不允○推鞠  
時罪人徐光近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七度李鐘樂  
更推刑一次訊杖七度李遠德更推刑一次訊杖五  
度崔英熙更推刑一次訊杖七度孟鶴述更推刑一

訊杖九度尹永植洪綾周閱鑄晉更推李遠德洪綾  
周閱晉鑄朴醇壽崔英熙等面責○大臣引見領議  
政趙寅永耶啓支屬事云々上曰卿言如此送置喬  
桐可也又耶啓向以宋能相復逸事有時原任收議  
而未及議之矣以其所謂劄錄言之駭妄極矣以其  
所謂劄錄之年彙言之即係其二十前事而若曰有  
誣辱侵逼於先正云爾則揆以事情萬無是理故其  
後多有原恕之論久矣請下詢大臣諸宰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諸宰之意何如左議政權敦仁曰臣於春  
間以宋能相事已有筵白今無容更達矣右議政金

道喜曰宋能相事其不審不慎之東固宜有當初賢  
閣之疏而其實則初年未成時言也第身後追削無  
異於生前一律而乃以初年未成時文字間不審不  
慎仍置罪籍已歷三紀故亦不無叅量原恕之論盖  
以推厥本情斷無侮辱背馳之計也然而事係斯文  
以臣蒙愚有不敢輕議伏願博詢而裁處焉吏判朴  
岐壽左贊朴晦壽刑判金興根戶判朴永元判尹李  
嘉愚工判李若愚大護李穉淵任聖阜知事李奎鉉  
趙東龜禮判徐左輔大護趙冀永兵判洪在龜護軍  
柳基常右尹洪在喆同知金學性皆以為事在久遠

後生無以詳知事關斯文有不敢率爾仰對云、領  
相曰下詢之意欲問是非可否而諸宰無一人可否  
者不勝慨然矣宋能相事更為收議於在外儒賢處  
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臣竊以為今番諸逆敢  
生凶詐者非他事而有以搥得我殿下厭倦聖學也  
苟非然而此輩雖極凶穉安敢為萌此心哉諸計乎  
為今之道敬一言曰勤聖學而已勤聖學之要莫如  
招延儒賢左右啓沃經筵官洪直弼年七十經行淳  
茂已為殿下之延接矣特加通政階品並與他儒賢  
一體招來俾有輔導之益幸甚、上曰依為之都憲

李憲球大諫李在鶴副校俞錫煥等所啓懲計事不  
允○有政以閔致成為吏曹參判○推鞠時罪人閔  
純鏞原情罪人閔晉鏞更推刑一次訊杖五度與閔  
純鏞面贖罪人李遠德更推刑一次訊杖五度與閔  
純鏞面贖罪人朴醇壽刑一次訊杖五度與閔純鏞  
面贖李鍾樂更推與閔純鏞面贖徐光近更推刑一  
次訊杖五度罪人崔英熙更推刑一次訊杖五度五  
學述訊杖三度尹永植訊杖七度洪稷周訊杖三度  
○禁府李鍾協拿來囚○傳曰今二十五日懿陵酌  
獻禮遣大臣相行○秋到記講幼學姜晉奎製述生

負金萬根并直赴殿試○金吾堂上執警疏不允○  
推鞠罪人李鍾協原情閔純鑪訊杖十一度李鍾樂  
訊杖三度閔晉鏞訊杖七度李遠德與閔晉鏞面首  
訊杖五度朴醇壽訊杖五度崔英熙訊杖九度孟鶴  
述訊杖三度徐光近訊杖七度尹永植訊杖五度洪  
稷周訊杖五度○時原任大臣聯劄懲討答曰卿等  
之言如是予小子所恃者惟卿等也寧有不從之理  
乎至於此事決難允從卿等諒志○兩司聯劄不允  
○以故左議政朴宗薰妻李氏當直上言其子醇壽  
罷養事傳曰雖非古義既有已例且念故相先朝之

寵畀何如寡人之眷顧何如所請特為許施○傳曰  
今番幸行時德溫公主墓遣內侍致祭○兩司聯疏  
王當駁疏不允○推鞠罪人李鍾協訊杖三度崔英  
熙訊杖三度徐光近訊杖三度孟鶴述尹永植洪稷  
周朴醇壽李鍾樂閔純鑪更推閔晉鏞訊杖七度捧  
遲晚李遠德訊杖三度捧遲晚○司諫朴來萬疏請  
徐永淳李晉錫設鞠得情答曰所請依施○禁府罪  
人徐永淳李晉錫拿系囚啓○禁府罪人晉鏞年五  
十六矣結案根脚段父致協父矣父義姊母金古史  
母矣父若行並只故父母以胎生於中部鄉校同隨



父母長養是如可移接于西部麻浦櫻桃花洞入籍  
居生是白乎祿行凶節次段矣身本以鄙微之武夫  
敢懷不軌之凶圖鼻鏡腸肚如鬼如蜮締結逆黨爛  
熯凶言是如乎燈夕結交喪賻致意猶屬細故義狀  
錄名諸招丁寧江舍夜會三人緝繆者無非至凶至  
憚之事伊霍二字是豈為人臣者所敢聞所敢言而  
肆然發之於口相與酬酌即此而凶謀逆節斷案已  
具萬戮猶輕新識羅字巨倡妖凶之說鐘協之切戚  
而自為證左再送送家以探虛實之狀純鑄之至親  
而自言使喚節之凶犯綻露無餘神人之所共憤覆

載之昨不容王章至嚴為道三尺謀及大逆不道的  
實遲晚的只罪不待時當日西小門外凌遲處死事  
○罪人遠德年五十六父民容父矣父東馨母林白  
史毋矣父進浩行凶節次段矣身本以鼻鏡之性濟  
以鬼蜮之凶妄藉醫技托跡逆家英熙之至凶而腸  
肚相連晉鑄之絕惡而謀議與同義狀首錄莫掩證  
左之明的八字手標即是斷案之自服晉賊江舍之  
會許多酬酌同非凶言而紫微斗數之論三人大用  
之說即此一案凶謀逆節綻露無餘紅紙新識誕夢  
破字等妖語悖說爛熯巨倡於鐘協之家矣口茶飯

惟意和應諸般窮凶情節古今所未有天地耶不容  
萬剛猶輕三尺為道西小門外凌違處死幸○推鞠  
時罪人朴醇壽訊杖五度李鐘樂訊杖九度閔純鏞  
訊杖五度李晉錫徐永淳自叙並原情○禁府草記  
今此推鞠方張之時忽有雜人輩烟入望門內故捉  
入查問則武兼鄭愚鉉蔡東奎韓友燮金恭益誣以  
假都事無緣爛入舉措駭妄并為先汰去其罪此拿  
問處之何如允○推鞠罪人李晉錫李準更推○禁  
府權時應鄭基元拿來囚○推鞠權時應鄭基元原  
情罪人徐永淳訊杖七度李鐘樂訊杖五度朴醇壽

三度閔純鏞七度朴醇壽捧違晚○大憲李憲球疏  
略臣於近日猥從三司之後以對以籲力請延暨之  
鞠覈而俞音愈邈輿憤轉沸此無非如臣庸昧忱誠  
未格致使沫飲之義徒曠時日痛心惶慙憂惋彌中  
處分未降之前惟當待罪俟勅之不暇而第臣於今  
番捕廳事竊有所駭惑者閔純鏞之取捕初供也有  
閃忽叵測之句語而有曰竊聽於晉賊之與諸賊酌  
酌之時則曰世豈無金道根金弘根柱石之臣又無  
如伊尹霍光之人釋其語脉何等絕悖何等可驚而  
及其鞠廳納招則曰此非晉賊之言即係所自辦而

旋覺其橫思誤對請為刪拔於文案中而不許云噫  
此何故也蓋伊管二字即凶徒詭語之屢出於鞫指  
者而至於上款一句從初至今絕不概見於諸囚所  
供及夫鞫庭之草提其上款而問之也原既首實自  
辨又復自服以橫思誤對則本事落空今不更論而  
第念囚供之無論緊歇不敢存拔法例至嚴捕廳不  
許刪拔固得體而純鑷刪拔之請亦因拱之語也其  
為囚供之語則一也而於此則存之於彼則拔之其  
存其拔雖非損益於此兩臣之事而臣未知捕廳事  
果將如是而後可乎抑一存一拔之際別有可取可

捨之端而然乎噫駭人以惡逆天下莫慎之事片言  
隻辭關係至重則為捕將者焉敢軒輊前却惟意存  
拔無所補停乎揆之事體參之聽聞實有所究說不  
得者此而不嚴加處分則非但為世無完人為而已  
世道民志亦豈有寧靜之時乎臣謂當該兩捕將並  
施竄配之典斷不可已云二十二日入啓而○秋判  
金興根大護金左根投疏尋鄉○時原任大臣率金  
吾堂上請對入侍○傳曰禁摠兩師之柳聖韓來納  
命已密符是何事也設令名登臺章情踪難安而敢  
於疏批未下之前有此前所未聞之舉乎不可但以

朝體戎例言也兩將命已密符即遣宣傳官棄來令  
該府拿問捧口招以入○政院啓曰大諫李在鶴司  
諫朴來萬執義李在緒掌令金基績才已承牌詣闕  
而既不請討又不傳啓無端退去事未前有萬、未  
安請推事傳曰允○傳曰詣閣臺諫之無端徑出其  
果臺體然乎此自有臺閣以來所未有之事當該諸  
臺招致啓板前問啓以入○推鞠罪人醇壽捧結案  
年三十二根脚父宗有父笑父致源母李呂史母笑  
父勉齋並故母笑生存行凶節次段笑身本以陰惡  
之性敢懷樂杖之心處地自別而所締結者非類也

國恩同極而所緝終者不軌也結交致賄既有遠德  
之證義狀錄名又出鐘樂之招則此是同報之新案  
能除良晉鏞江舍之夜鍾協同席之會互相酬酌者  
莫非至凶絕恃之說則固當骨剷膜掉奔告不暇而  
者作尋常隨處參聞視若茶飯爛熳和應甘自歸於  
護送之科是豈為人臣者所可忍為之事乎送節掀  
露王章至嚴斷不可尋刻容貸於覆載之間謀及大  
逆大道知情不告的實遲晚當日西小門外處斬事  
○罪人時應結案年四十九父佃父笑父章產母金呂  
史母笑父珪並故行凶節次段笑身肆蕩凶言敢犯

於莫嚴莫重之地萬戮猶輕咎刻難容大逆不道的  
案不待時當日軍器寺前路凌遲處死事○傳曰問  
啓臺諫承批前退去寧有如此事體乎更為問啓以  
入當該承旨罷職現告李公翼而李明迪疏請乞被同罪免之○禁府啓  
目捕將任聖卑柳基常等捧招云々謂以情勢都憲疏中  
輦配終是漫汗云々既伏承捧直招以入之命上裁  
何如啓兩將臣並削賊放送○傳曰臺諫詣臺而寧  
有不傳啓退去之臺體乎勿拘齋日即令傳啓○以  
金煥柳相彥為左右捕將○三司合啓中李止淵事  
李止淵之李字抹去負犯如此下三十七字抹去鬼

誅先加王章未伸輿情憤痛容有極哉死後當律不  
容少緩請物故罪人止淵諸子坐施敬配之典三十  
九字改措語兩目合新啓噫嘻痛矣亂臣賊子從古  
何限而豈有如醇壽之至凶絕悖者哉奉以陰惡之  
性敢生樂禍之心交結匪類所綑繆者凶謀也銘名  
義狀所設施者逆節也晉鑄家夜會鐘協處宗席互  
相酬酌俱極潛憲證指如執左袂干犯已成斬案神  
人於憤覆載難容萬戮猶輕三尺已施而不可只誅  
其身而止請謀反大逆不道知情不告罪人醇壽坐  
施孥戮之典事荅三司曰不允李止淵事竄配罪人

物故後諸子散配之律有是例否國典臺典誠如是也何於四年之間曾無一言今始來請乎此啓事還給醇壽事不允答府院曰不允○去夜政院啓曰當該諸臺招致問啓則大諫李在鶴等以為臣等俄伏聞大臣禁堂請對之報而參鞫西臺臣亦為隨入云故臣等顛倒入來進詣閣外則大臣禁堂方為入侍矣臣既不知請對之由則追後求對實無其路故不得已倉黃退出而進退未免乖損情踪方切悚感即伏承問啓之命萬一惶慄罔知攸措惟願遙被威罰云云傳曰並姑先重推又啓曰更為問啓於大諫等

處則以為臣等昨於問啓書入之後退對臺廳伏俟批旨下者而更漏已罷莫重闕門之終夜仍留愚昧之見極涉惶悚故果以此意言送喉院退朝房恭俟嚴譴又伏承問啓之命益不勝惶溢墮越之至云云傳曰並姑重推○親行徽定殿祥茶○亞獻官侍陵官以下賜賞有差○答大司憲李憲球疏曰省疏具悉矣○傳曰予未知捕廳捧招之何如而憲疏既答之後不可不一問前捕將任聖卑柳基常並令該府拿問勿拘齋日捧招以入○諭司直宋來熙處自爾登刺徒煩徃復凡幾遭矣予之懇一非不為切爾之

邁去愈莫回此乃予誠意未孚爾必擬以虛文而  
然深庸慚歎夫崇獎儒術敦尚風教即我列朝相傳  
之家法也致澤為任進退以禮亦是先賢共濟之義  
也今欲求古家肖孫當世宿儒舍爾伊誰予若不以  
孝廟之相勉於爾祖者必欲致爾則豈可曰善法祖  
宗爾若不以爾祖之所藉乎乎昔日者勗予則其可  
曰克體先正乎見今秋序已涼講筵將開政宜鴻儒  
碩德恒處左右討論經旨贊襄治道而且况目下星  
躔之災逆獄之變安知不由於予一人學業不精導  
迪無人之致也哉予心之兢惕朝野之想望尤所憊

倦於爾也爾若勉回考槃之志庸副繫駒之誠啓沃  
我寡昧弘濟我艱難非但寡躬之為賴亦將舉國之  
有情豈不盛哉豈不美哉幡然改圖刻日蓬朝母孤  
予側席凝合之望都令李景在製進○諭工曹參議  
洪直弼處尊德禮賢有國之盛事予惟寡昧亦何嘗  
不寤寐於此前春蹕路爾既惠然充粹之儀懇款之  
悃尚有所未護于中者誠禮未盡遐邇莫回東江一  
葦之地邈若川原之復此予反躬慙慙之不暇而爾  
試思之願今上天示警星祲告異倫彝將數逆爰滋  
興靜言思之咎實在予以言乎問學則寒暄無常以

言乎政令則悠泛是事以至於國計民生無一可恃  
而可賴者此正上下交修惕然奮厲之時也啓沃輔  
導之任苟非如爾宿德之士則將何以致典學之工  
成徒辱之治乎夫緇衣白駒之詠豈實為好賢而已  
嘉賓而已其有待乎執業之問矣爾以劬經績學之  
篤抱德蘊道於衡泌林樊之下者決知其非獨善而  
嚶々則古所云君臣莫逃之義寧不耿耿於心乎一  
資陞授無足輕重爾身而顧予嚮往之切則尚可以  
諒之矣茲敷心腹之諭顯待羽儀之責爾頃刻日幡  
然出入經幄朝夕予左右予思所以挽回匡輔是予

如渴之望也左令金學性製進○諭副司直成近默  
處昔我聖祖盛際爾先祖正文簡起膺林樊夾贊  
黼黻徵辟而拓來有光國史至今朝野所傳誦士林  
所矜式爾以故家肖孫承屢世之嫡傳任一代之師  
表耶蘊者孔孟程朱之統緒耶講者堯舜禹湯之心  
法爾之讀聖賢書行聖賢道者豈欲高尚其事獨善  
其身也哉渺予冲人非不悅時習之學而學未造極  
非不願從欲之治而治不優志平日所想望者每在  
於法家拂士惠然肯來而苟求喬木之家巖穴之  
宿儒則其所以羽儀正庭成就君德者捨爾其誰况



今星字告警鞫廷就戮其所以維持國勢鎮安人心者非爾伊誰予之所期望於爾者若聖祖之求助於爾先正則爾是先正之裔獨不可以爾先正之業迪我聖祖者以輔予之不逮乎自爾膺選以諭以批而敦古之者凡幾遭矣緇衣將及於適館而終未盡其敬禮素絲莫純於在郊而尚難迴其遺心此莫非自愧予予而亦不能無慨於爾然天山之遜莫說六二之執筆者應上而親合也邱園之責欲求上九之筮帛者比賢而徒吉也此言肥嘉之遜不得不應於文明之君而文明之責不可不比於肥嘉之賢也爾既

夙謹此義則何不穆然於此時而輔予予於今日乎講筵將開於晚涼宿疴可蘇於秋風生菊金玉方仔嘉客之音白露蒼葭政切伊人之懷茲宣十行曰諭庸副一段裏曲爾以倚望北斗之心亟新固守東園之志即日蓬朝自任啓沃將就予日月之學宥密予夙夜之命以副側席如渴之思右承旨俞星煥製進○禁府啓目向前任聖臬柳基常等詰問目查究則更請刪拔之者即查庭之所未聞是如一辭徇招云、上載何如啓事例如此則別無可問並放送○傳曰都憲疏屢日思之駭恠莫測以捕招則直是誣

因無足多下况於鞠查之後罪人已為自服本事今  
皆落空忽又以無形沒把之言撓及故重臣故相臣  
姓名登諸臺奏者指意何居誠可謂究不詳說不去  
也此不可由恕大司憲李憲球施以投畀之典○禁  
府李憲球德源府投畀啓○嘉禮都監教命文製述  
官領府事鄭元容預差朴永元玉冊文製述官領相  
趙寅永預差李光正教命文書寫官趙東龜預差金  
東健玉冊文書寫官金興根預差李若愚教命篆文  
書寫官左相權敦仁預差金蘭淳金寶篋文書寫官  
李義甲預差朴歧壽都廳李時愚鄭基世監造官閔

致應成元鎬金魯謙李昇寅趙雲柱金曾鉉玉冊文  
製述官領相趙寅永代李光正預差李光正代金履  
載政付標○傳曰兩將臣供辭初無是事云而納符  
之勤雖曰屬耳聚軍在職前禁將任聖臯摠使柳基  
常蕩滌仍任○大諫李鶴在啓曰云々乱逆層生巨  
魁未覈憂憤所激章遑出甫以對以籲未蒙允俞此  
實臣誠意淺薄之致也已不勝其萬々慚悚而且於  
日前大僚請對之日臣之去就倉黃經遽進退無據  
連伏承問啓之命此又臣難道之罪也威罰未加之  
前何敢以言職自居而林迫嚴命冒入傳啓至於止

淵事不得不改措語處不避猥越敢效明張之義及承批旨諱教截嚴至有啓辭還給之命臣誠惶潰衷越莫省攸措臣愚昧固陋未敢知恒法常例之何居而至於此罪人負犯之至重關係之莫嚴有不當以恒法常例斷之者死後當施之律不容少緩而四年之間一向寢閣揆以國綱臺體臣所夙宵憂歎者也事會所湊既當可言之地義在沫飲迷執莫迴致煩匪怒之教自底難冒之罪惶潰慚慙措躬無地承批之日固宜直陳悚感之忱而時值享祀未敢瀆撓時日之頃尤增惶懼以此情踪何可一刻晏然於臺次

乎請命述介臣職答曰詣臺而不為傳啓問啓而不為承批合啓改措語還給而亦不為避嫌者無乃甫所謂恒法然乎常法然乎○政院啓曰武臣之無得處義申飭截嚴而任聖臬柳基常奉碑闕外終不受符萬、駭然並所當重勅事傳曰奉事既無可論將臣為敢引義為先重推嚴飭受符○曰政院啓辭傳曰命召密符何等嚴重且聚軍在即安敢為此慢塞之習乎並為先下義禁府推考○傳曰既有已例禁營後廂則前摠使柳相再代領摠戎廳朝房留陣則前訓導李惟秀代領○政院啓曰大諫李在鶴避嫌

承批之後謂有情踪惶戲投疏徑退以疏代避係是  
禁令原疏雖已退却而揆以事體萬一駭然重推何  
如傳曰允原疏捧入疏槩短章徑退乞被威罰事入  
啓傳曰此路一開後弊難言大司諫李在鶴上疏還  
給○幸行元陵景陵○局內諸陵及恭陵康陵徽慶  
園遠承旨奉審○懿陵綏陵遠承旨奉審○校理俞  
錫煥疏略臣於日昨諸臺事有不勝駭惑者夫臺閣  
之任本自不輕言議風裁尚矣無論進退去就在所  
必審而始既承碑詣闕旋回無緣退出臺體臺例左  
右無當聖鑑畢燭至有問啓之命則謂以請對無路

倉黃退出者尤未可曉其日請對雖非諸臺隨入之  
事臺廳傳啓固當有按例行之者而不此之為更有  
何不得不退去之端自以為倉黃云耶壞損顛倒無  
復餘地且况問啓承批之前遽然徑退合啓還絡之  
後仍不避嫌揆以道理節、可駭聽聞野及莫不嗤  
点有壞體例貽羞朝廷諒非細故自有臺閣以來此  
皆所未有之事則不可但以溺職論臣謂日昨詣闕  
諸臺並施竄配之典斯不可已也云、荅曰諸臺事  
固節、駭妄而甫請竄配亦欠稱停矣但諫長避嫌  
中未敢知一句語與冒禁投疏者較之他臺自有輕

重諫長則施以放逐之典他臺則並削職○傳曰元  
陵景陵親祭時禮房承旨趙成加資嘉善○以徽定殿  
享官別單傳曰直提學金輔根加資嘉善○親祭別單  
傳曰元陵執禮成好譙大祝尹定鉉景陵執禮金相  
搜大祝曹錫兩並加資○山陵祥祭時守侍陵官以  
下別單傳曰方有親祭矣賞典置之○禁府問郎李  
豐翼趙道淳沈膺恭○禁府草記任聖卑柳基常係  
是卿宰待批下捧供事傳曰兩將臣事既成說乎雖  
曰名登臺章為有武臣而始也偃然納符終又仍不  
受符力抗飭教全無動靜似此驕蹇之習漸不可長

並姑斯公投畀

柳聖卑 崔平府 基常安山 郎

○削職現告司諫朴

來萬執義李莊緒掌令金基績○推鞠罪人徐光近

訊杖五度崔英熙訊杖五度孟鶴述訊杖三度李鐘

樂李晉錫閔純鏞李準更推○時原任大臣聯疏答

曰前疏已諭予意卿等何不諒之卿等試思之今番

獄情雖極凶極慘此是此輩自相唱和之事如沁囚

之童駭沒覺者何能有干犯於此而乃為此一疏再

疏之不已乎予則曰斯然不可况送置島中者乎○

兩司聯疏不允○以金穰根為司癘院正

九月玉堂聯劄不允○傳曰推鞠為之○時原任大

臣金吾堂上三司諸臣請對入侍○傳曰推鞠姑置

之罪人 具格拿來觀象監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啓聖不見○兩司大憲李奎鉉執義李殷相合啓

中止淵諸子事停啓○禁府 拿來囚啓○推鞠

時罪人 原情罪人閔純鏞訊杖五度與 面

賁李鍾樂更推與 面賁後刑一次訊杖七度罪

人李準李晉錫訊杖五度孟鶴述更推與 面賁

○推鞠罪人英熙訊杖五度捧違晚鍾樂純鏞訊杖

三度捧違晚罪人英熙鍾樂純鏞捧結案徐光近訊

杖二十五度孟鶴述李準李晉錫徐永淳更推罪人

李鍾協尹永植洪稷周鄭基元訊杖三度○禁府謀

反大逆不道罪人遠德子龍善當日尾治規處絞事

○禁府罪人鍾樂年二十一父載亨父矣應五母朴

召史母矣父東亮行凶節次段矣身奉以賤孽之種

濟以邪慝之性年尚幼釋禍心已醞生鍾度氣而妖

舌極閃野往來者逆豎之家野謀議者不軌之圖義

狀凶錄先逆之酬酌丁寧破字妖夢鍾協之證招已

著死除良紅紙新籤之說是何等凶肚逆腸四月五

日之言此無非至妖極誕以至耳起之幻法神將之

假托尤可見誑惑之凶計謀逆之斷案造意至憎情

節難掩覆載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萬戮猶輕三  
尺難追謀逆同參的實西小門外凌遲處死事○罪  
人英熙年三十四父秀昌父笑父綜亨母李曰史母  
笑父鳳儀行凶節次段笑身本以蠶虱之賤濟以梟  
獍之性藉托逆豎之至親同處一室敢懷他日之冀  
親乞蓄異圖內以憊患蒙駭者無非不軌外以招納  
徒黨者已是至凶况除良八字手標渠既參證列錄  
義狀誰所主張凶如晉德而附麗於笑身奸如純樂  
而依歸於笑身自作窩窟情節畢路王章之所不貸  
覆載之所不容斷案已具三尺焉追謀逆同參的實

西小門外凌遲處死事○罪人純鏞年二十八父致  
驥父笑父彥懌母趙石史母笑父應鎮父母生存行  
凶節次段笑身本以梟獍之性已具鬼蜮之情出沒  
京師而蹤跡極秘縹緲逆黨而腸肚相連晉賊之養  
養而凶謀隨處同參妖樂之締結而狡惡一串貫來  
再探逆家既有斬案之自服列錄義狀已著城底之  
酬酌心字之一劃添解何等凶言而與晉鏞而爛熳  
暨鍾樂而唱和情節畢露真贗莫掩王章之節不貸  
覆載之所不容萬戮猶輕三尺焉追謀逆同參的實  
西小門外凌遲處死事○傳曰推案雖下而在囚諸

罪人雖曰殺之無惜獄情今已究竟不必更推并絕  
島定配○以罪人 濟州牧安置傳教院議不允  
○禁府罪人李準鍾城府李晉錫會寧府尹永植碧潼府洪  
稷周昌城府鄭基元朔州府並遠定配奉允之○時原  
任大臣金吾堂上三司諸臣請對入侍○傳曰  
之招非無疑似之露出者而其實皆遠德英熙輩誘  
惑也在渠何知在渠何責然而王法不可全屈濟州  
牧圍籬安置當日發送○大司三司請對傳曰不必  
入侍退去可也○傳曰罪犯如此愛莫助也王法至  
嚴予亦不得低昂罪人 賜死○禁都徐有庠罪

人 今月初六日寅時賜死後入來○禁府罪人  
孟鶴迷椒子島李鍾協濟州牧徐永淳黑山並絕島定配  
事○移御慶熙宮初六○大臣閣臣承候入侍○傳  
曰 支屬事大臣之言非不正當而罪人既用法  
矣豈忍更為處分乎喬桐府送置諸罪人並移置江  
華府嚴加防守○備邊司以李惟秀為摠戎事洪在  
寵為禁衛大將○兵判前望金左根落點○兩司職  
劄不允○王堂職劄不允○兵判金左根疏辭答曰  
此豈卿可引之事乎向錄大憲疏即不過賊徒橫說  
也况鞠覈已正者乎卿其勿辭即為甫命○兩司合



新啓 支屬事云請敬配之典噫嘻痛矣傷配三  
罪人之罪可勝誅哉李鍾協妖樂之至親逆晉之功  
戚破字妖夢曾耶恭聞酒席凶言亦在渠家即此一  
款已是新案徐永淳延接悖孫寧畜妖婚綰終情節  
掩諱不得孟鶴述尋訪頻數至遭聖甲之叱辱書冊  
買給已露英熙之的指此輩干犯若是緊重執其跡  
則鬼域之不可測也究其情則神人之耶共憤也而  
鞫覈未竟酌處遽降島配薄勘失刑甚大雖以遠配  
諸罪人言之李準假托山訟之說通情逆豎之家李  
晉錫蚤緣英熙爛慢往來尹永植作伴鶴述過從既

頻求借書冊親密難掩洪縷周之直署知面鄭基元  
之姻誼往見自有情犯之莫掩尚多究覈之未竟遠  
配之典終涉寬假請島配罪人李鍾協徐永淳孟鶴  
述遠配罪人李準李晉錫尹永植洪縷周鄭基元等  
更令王府嚴覈得情明正典刑事並不允○初十日  
大王大妃殿以承傳色傳于賓廳曰大婚欲定於大  
護軍洪在龍家卿等之諸議何如賓廳啓曰伏承慈  
教允協神人之望斯乃宗社臣民無疆之福臣等不  
勝抃賀之至○大王大妃殿傳曰司果申恭運女別  
提基承鄭女皆許婚○封洪在龍為益豐府院君安

氏為延昌府夫人○時原任大臣閣臣豐恩府院君  
益豐府院君承候入侍○領議政趙寅永昞啓景慕  
宮令南芝苟聞以僚嫗至於啓連矣第念此人以故  
相之子特教甄復則無端連改合施存念令該曹即  
速調用何如上曰依為之○封趙成永為豐南君勳  
○兩司前啓答曰不允答院曰當初兩捕將事不過  
疎漏之致何至於臺啓之峻哉乎如是論人殆沒補  
傳况於重獄已究之後半巫傳勿煩○入侍時前牧  
使洪耆燮加通政勳堂趙成永有司差下領相趙寅  
永昞奏也○領相趙寅永昞啓故主簿洪疇泳即故

都憲忠簡公洪啓之子方以益豐府院君洪在龍之  
曾祖當贈二品職而曾經外臺以儒賢例馳贈何如  
上曰依為之殺判又昞洪耆燮仍為通擬於銀臺  
佐貳事上曰依為之○以左右捕廳合坐啓目傳曰  
罪人李得奎李容植崔永默李趾遠李夏永等參以  
供招俱有情犯并移刑曹嚴刑遠配其餘諸罪人不  
必更覈並放送○九日製幼學李容佐直赴殿試○  
上詣昌德宮行真殿茶禮叶三○左議政權敦仁辭  
疏答曰卿之重卜中書豈但為翰事而然乎世道人  
心之底定捨卿而誰乎卿之慎節近益差復則卿之

此疏予實慨然矣○院啓中李應植白殷鎮事停啓  
○嘉禮都監草記玉策刻役一時為急不可不趨即  
書寫而書寫官金興根見方在外有難遲待其上未  
自下請改雖無已例之可據到今事勢不容不通變  
預差李若愚沒實與行何如傳曰自下請改既無已  
例云則此草記何也刻役日限必無不知侍實差上  
來可也○領議政趙寅永辭疏答曰是何言也卿之  
重卜終過一月元輔去就何等關係而若是之輕遽  
乎卿之通來衰病非不諒之憂之而卧閣論道有非  
筋力之事則卿其善加調護亟新來章○傳曰此寧

臣之一向在外豈以向來譴論而然乎事屬過境不  
宜若是令政院下諭于副摠管閱致成使之上來甫  
命○領議政趙寅永辭疏答曰自卿出膺予若有恃  
卿之慎節若此至於再疏證形之較前有加可以推  
知然則一向敷迫有違敬禮之道元輔之任特為許  
副以便卿心卿其益加調理俟間還朝○護軍閱致  
成疏陳情勢答曰年前北關事誠未免做錯而寧或  
有意於其間哉既經勘配又屬往事何必追引上來  
行公○傳曰前都憲李憲疏烏得無處分手更思之  
則此都憲寧有他意特見思之有所錯也重臣授界

亦云不輕特放可也○院議啓曰即伏見傳教下者  
有竄配罪人姜斗煥放送之命臣等相顧愕眙繼之  
以憂歎之至此罪人向來疏外托陳勉肆蕩悖說至  
以不敢道之句語擬之於莫嚴之地其負犯何如闕  
係何如臺討尚未蒙俞輿憤久而益鬱有不可遽議  
於宥釋之典矣臣等職忝惟允不容泯默相率仰籲  
伏乞殿下亟收成命為答曰豈無斟量而然勿復爭  
執即為頒布○傳曰姜斗煥事不過妄蕩也第以伊  
時聲討之極嚴故不得不勉從而亦不宜一向仍置  
特為放送○玉堂兩司縣劄不允○時原任大臣

府領

趙寅永判府鄭元容左議政權敦仁右議政金道喜

聯劄答曰卿等老成之地

亦為此爭執乎此不過鄉曲愚騃只知勉學為好題  
目而不知句語間自歸妄率也此何足深責而特以  
其時疏章聲討極嚴故姑為之處分也今此放送亦  
有斟量卿等諒悉○上詣昌慶宮行徽定殿禱祭  
十月禁都金慶淵謀反大逆不道罪人純鏞父致驥  
虞絞事扶餘地出去○左議政權敦仁辭疏答曰前  
批已諭予意又何至再不已前之許劄以卿病之方  
苦也今之敦勉以卿病之漸差也此非前是而今非  
則卿之以此為義諦者誠未可曉也至若許劄未幾

旋即重卜為難進者歷考中書故事豈有以遲速為  
進退之節哉卿之復拜元非按獄而然則今以鞫事  
已撤為必辭之端者尤萬、不然况首揆才以病連  
卿又如如是則其於朝體何國事何予則曰決不捨卿  
卿其諒之○忠監姜時永狀啓文義縣監尹禾即謀  
反大逆不道罪人遠德之妹婚則不可仍置於字牧  
之任茲以罷黜事傳曰文義罷出之啓何也既曰雁  
坐之外則如是論人法律豈有限制乎此路一開後  
弊難言錦伯施以越捧之典又有文義口○傳曰左  
右捕將許進前、捕將白殷鎮李應植除授以方在

政院有啓傳○傳曰本館錄為之○有政以金英厚  
曰并為湯濤為副提學洪鍾應徐憲○畫講初五○司寤院草記  
濟州進上物種依例封進狀本則初不修上萬、駭  
然該牧使源罷職事允之○備邊司以權稷為濟  
州牧使○有政以李啓朝為京畿監司○上詣崇政  
殿行納徵禮初九○傳曰韓城府夫人永興府院君  
李逝云一年之內、外喪并出尤庸悼廟致賻致帛  
依例舉行原致賻外錢正千兩木布各五同米三十  
石別為輸送禮奠等節亦為依例舉行東園退板一  
件擇送○上詣崇政殿行告期禮十五○本館錄取

權醜等二十人○上詣崇政殿行冊妃禮日八○備  
邊司啓曰京監李啓朝狀啓取見則以為北評事李  
玄文下去時受人請囑楊州居人李萬貞濫棍致死  
雖奉命使臣私事殺人者亦償命既有本律無容更  
議而出使未還有難擅折請令廟堂稟處矣兩檢之  
實曰既的通編之本律至嚴道啓論折更無可議李  
玄文不可仍置北評之任為先罷職耶犯罪狀已具  
成案令道臣如法舉行姜道欽金遇容李承浩恣行  
貨賂敢肆干囑平民無辜致斃實由渠輩之為厲階  
則此合重勘分付道臣分輕重嚴刑遠配評事既請

罷職矣固當直為差代赴市事下送而北路甚遠漸  
致嚴冬恐難如期赴任本道守令中假評事差定俾  
為監市之意知委於該道一臣何如傳曰允○二十  
一日親迎○行同牢宴○二十二日陳賀頌教藝文  
提學

趙東龜  
製進

○傳曰分兵曹參議洪永圭參知曹錫兩正

即洪義宗佐郎朴永輔分副摠管趙斗淳金鼎集各  
兒馬一匹賜給分都事各不枉弓一張賜給○傳曰  
進主都承旨洪學淵驍傳教官禮房承旨洪鍾應嘉  
善  
並加資史官各加一資分承旨朴齊憲金英根兒馬  
賜給分假注書朴浚愚尹行謨並陞六○別宮入直

禁軍將以下賜賞有差○傳曰陳賀時宣教官趙道  
淳通加資○以嘉禮都監別單傳曰都提調右議政  
金道喜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朴永元李若愚徐左  
輔各熟馬面給都廳李時愚鄭基世通加資即廳並  
陞叙日淺者勿論監造官別工作修理所監役並陞  
六納采時正使判府事鄭元容副使李志淵並熟馬  
賜給捧教文官林肯洙金應均各加一資納徵時正  
使賞典捧教文官金在根李濟達各加一資告期時  
正副使捧教文官李繪九鄭灑各加一資冊禮時正  
使鄭元容鞍具馬面給副使李志淵正加資捧教命

官趙道淳李豐翼捧玉冊官趙然昌俞錫煥捧金寶  
官徐相教李寅爽各加一資納采納徵告期冊禮時  
舉案者諸執事掌次者謁者各兒馬賜給掌畜者並  
陞叙傾者陞六教命文製述官判府事鄭元容熟馬  
面給書寫官趙東龜熟馬賜給篆文書寫官左議政  
權敦仁熟馬面給玉冊文製述官李光正書寫官金  
興根金寶篆文書寫官李義甲各熟馬面給尚衣提  
調趙東龜金洪集各半熟馬賜給即廳各兒馬賜給  
別者役並守令除授者役牌將加資同牢宴饌品監  
造官金穰根陞叙通孰設監造官兒馬賜給左通

禮韓文赫加資右通禮補曾以下別軍職並依壬戌  
年例施賞○本房都廳監官以下賜賞有差○奏請  
兼冬至謝恩正使興完君最應副使權大肯書坊官  
尹橫出去○持平李教英疏畧向來閱致文之特進  
官抄啓烏有乎視若無故而以此混淪也父子兄弟  
雖曰罰不相及此指微者薄過之容或參怨者而言  
耳夫豈有其子名在拿鞫臺論尚峻公議尚沸而乃  
使其父晏然得與於筵臣之選者揆以國綱寧有是  
哉以被抄者言之則決不宜使之俸得參也以主選  
者言之則亦不可謂之非做錯也臣謂特進官閱致

文亟命刊去前副提學金英淳施以警責斷不容已  
也云、答曰此事予亦訝之爾言如此刊去之請依  
施前副學警責云者言甚糳糊將何以為準爾其勿  
辭察職○吏判朴汝壽疏辭優批不許○傳曰禁府  
刑曹徒流案修正書入限年禁錮人別歲抄書入○  
傳曰放逐罪人李在鶴放○大駕詣宗廟展謁中宮  
殿廟謁仍詣景慕宮展拜○傳曰定配罪人魏鍾善  
朴長復申淳徐箕淳並放李宜教移配順安縣○備  
邊司啓曰因捕廳草記金載華到底嚴覈情狀畢露  
宜用當律而不得擅便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取見



其所謂上言者則違廟筭說職御之書極其胡亂有似風癩而中間句語之肆蕪亂言敢犯莫重節、凶慝不勝驚惋大典通編推案條亂言若干犯於上情理切害者斬死罪既經捕查法典自有當律則即何可一刻容貸於覆載之間乎似此罪人使軍門舉行多有已例捕廳在囚罪人載華出付該營梟首警衆何如傳曰允

十一月御營廳草記罪人載華大會軍民於沙場梟首警衆事○吏曹啓曰宋能相復逸事收議於在外儒賢則工曹參議洪直稱以為臣於飾巾待盡之中

吏郎入門以宋能相復逸當否博詢之舉混及於臣臣學術謏陋聞見寡昧且以常布之賤冒當儒臣之遇非義分之所敢出而事閑斯文有靡敢泯默妄控瞽見仰備財擇為先儒有訓講明義理而篤畏前輩當並行不悖而宋能相之講卞之際語及往哲辭氣凌厲靡耶審擇至若喪禮備要之為先正文元公金長生之書即婦孺之所輿誦通國之所遵述而恣意譏斥全欠敬畏其異乎訶佛罵祖者幾希所以致士林之論賢闕之疏罪止追削者而其所自取夷考其文字年條則都是弱冠前事也此特蒙駭妄平見識

未到之致而若謂甘心於背馳侮辱則揆以常情恐無是理且身後追削即是生前一律名在丹書已積三紀亦足以懲其罪也又有一事可以恕究者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之於國家有十世可宥之功於其後孫除非身犯惡逆合施惟輕之典恐為聖朝尚德崇賢之一道也若其文集中搜逼先正者斷不容仍舊並即刊毀恐不可已也臣垂死殘喘神隕精亡言不知裁彌增惶慄惟願廣詢而審處焉云副司直宋來熙病未獻議云副司直成近黜以為臣不學淺識未嘗敢以儒臣自居即一副當株守也今此宋能相

事詢及草野雖仰聖朝重士論之盛意而如臣之匪分與聞不能妄有所仰對虛辱明命祗增惶隕而已云矣敢啓傳曰此事已有大臣諸宰及儒賢收議而雖皆難慎亦無不可之論且事在三十年前屢經大需實合叅量削送罪人宋能相職牒還給

光山金氏宗中簡通允庵先生卒固封事有曰先正臣金某所撰喪禮備要等書毫分綾析置水不漏使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折衷而一主乎程朱之說其後從享時遂庵先生獻議也亦因允庵之言而告之曰臣師所見足以知德巧不至阿所好蒙村中公跋文曰沙溪金先生實析衷而闡明

之其竭情盡信致其敬而誠若者於是才微矣慎齋序文曰  
先君子回不住修改衆校稱傳遂節補入毫分縷析如指諸  
掌庶冥道之垣者有所受而指循箴之篋笥且以行之一家  
章甫成一辭言先生之惠後人甚大盍刻所以改定者某不  
敢私云、而某年月下又書以不肖孤泣血書蓋備要草本  
雖出於申公義慶氏而商證衆酌屢加刪定以成完粹之書  
者在於文元公故也苟非然者慎齋何以箴之篋笥年月下  
又何書以不肖孤泣血書章甫亦何以先生之惠後人云耶  
且象耕跋末又申之以沙溪公期望於後學云甫則其歸重  
於文元公耶撰明矣後序與跋文如此而今審左相耶奏曰

備要一書雖經先正臣鑑正其書則申義慶之編輯而先正  
之所追錄識別者序文後叙可按而知實未知別有何所據  
以備要全歸於申公之書而與諸生之言一何相反也春秋  
筆削於曾史則不可謂之夫子之經家禮損益於書儀則不  
可謂之朱子之書耶又曰門戶甚多從違殊道允庵之疏何  
謂雖趨向異塗之家無不遵用又何謂東方禮家之大成耶  
又曰備要劄記考據禮書參辨已疑劄記謂之考禮辨疑則  
鑑正備要獨非考據之書耶至於黑白云、尤不知何耶為  
也宋能相之復逸與否惟在朝家處分非吾輩所敢知者而  
至若耶奏中文勢語脈實為吾宗諸人驚痛而訝惑者也處

義之論齊於宗中凡為吾文元公後孫者宜無歧貳而諸  
宗尚多未參於會議故茲以發告輪覽諒悉焉○權左相下  
說自有近日竄一功塞先嚴人相干有以其金氏宗中簡  
通之文示之者蓋其全篇皆繫專論喪禮備要一書而歷叙  
先賢之論結之曰與諸生之論一何相反也夫師門而反先  
賢之論家庭而反祖先之論者顧何如人也慄然而慄實不  
知措躬之所也第其文節有謾寡之所未敢曉者簡通曰  
允庵先生辛酉封事云允翁論文廟從享疏曰其所撰喪  
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  
不漏允翁固何嘗不以備要為先生所撰乎至其撰先生行

狀則曰先生每書輒記所疑有經書十義八卷近思錄釋  
疑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禱錄若干卷藏于家又有刪定  
申義慶所編家禮輯覽三卷喪禮備要一卷允翁亦何嘗不  
曰申義慶所編先生刪定之乎蓋其書編輯於申公成書於  
沙翁故有歸重先生而言者有兼舉申公而言者言之隨其  
所處各有攸當也今以辛酉一疏謂允翁初不言申義慶之  
所編云則其可乎此未可曉也簡通曰其後從享時遂庵先  
生獻議也云辛巳先生從享收訖時先祖議曰臣師文正  
公宋某曾於辛酉疏中首發從享之論夫臣師所見足以知  
德而污不至阿其所好蓋歷叙先生道德學問嫡傳於粟翁

有切於斯文而追述尤翁之疏以明陞廡之議也夫豈有句  
語之及於備要而為此藉援耶此未可曉也簡通曰家材申  
公跋文曰云云跋文以致敬誠若者耶望後學等辭贊述先  
生亦曰之書也初出於申君義慶氏而沙溪先生實析衷而  
闡明之則家材亦何嘗不言申公之所編耶此未可曉也簡  
通曰慎齋序文曰云云慎齋之文即沙翁原序之後叙而首  
言申公義慶氏所撰述先君子修潤而并之云者即承上原  
序之義記其實也蓋備要一書有前後本焉前本則行快所  
云刪定未盡經先流布先生蓋未善者而慎翁後叙惜其書  
早出添刪未盡者也後本後叙所云不住修改參較補傳其

所追錄視舊殆十二三者也後叙出於後本追刊時而其論  
次於修改追錄者若是瞭然明著則此其所以益有光於先  
生撰述之盛矣故賤臣筮白以為先正之追錄識別者序文  
後序可按而知此果為專歸申公而不推重於沙翁者耶此  
未可曉也至於不肖孤泣血書一節後叙既繫於沙翁原序  
之下則文字體段恐自如是以此而欲證今日之言無或有  
失於本旨耶此未可曉也簡通曰春秋筆削於魯史家禮損  
益於書儀云云書儀家禮元自是兩書則似不襯貼無足為  
言而春秋之為天子書千古百載之人其孰不知之雖其為  
夫子之書而其本出於魯史氏千古百載之人亦孰不知之

今有人在孔子之門曰春秋雖吾夫子之筆削而其本乃魯  
史氏記載云則為孔氏者其將怒其人而搆之憊耶此未可  
曉也簡通曰門戶甚多從違殊塗云、又曰黑白之說尤不  
知何所謂也云、此是送白頭辭泛論禮家之多門從違之  
亦殊則何曾說到於備要之本事而抄逼於尤翁之正論耶  
曰黑白之尤別起疑、之果何事惟其門戶之多也故得  
見之橫豎不齊論說之黑白互出云也即不過、去茶飯文  
字耳苟如是捏合逐節洗癩則如橫豎就訟等句之不採得  
無乃太寬恕乎至於考據禮書參辨已疑云、答曰考據有  
誤不誤參辨有當不當則可笑若并與考據參辨而使不敵

置古則自古禮家寧有是耶此未可曉也大抵備要之書出  
於申公之所編而沙溪先生屢加刪正始成完本則今之論  
備要者誰有不歸重於先生者乎賤臣送白為宋能相伸理  
邊說其言自不得然而亦以先生鑑正序文後叙歷言之  
則此乃撮拾諸先生已備之論槩舉其本實而已殊不知受  
疑者何事致憊者何事而七室指一世之朝淵源阻百年之  
誼靜言思繹滿心傷痛顧何必重尋筆硯以犯相猶之戒而  
親知來問不容不答言語轉輾易致疑眩畧述愚見以附論  
書質疑之義云爾○金氏簡通頃日左閣為宋能相復逸事  
送白之說出於舉條者其文勢語意驚痛訝惑合有處義之

私故先從為其屬即者呈告乞解而諸族散處京鄉未及即  
知者以書通報略舉其槩然亦微其文婉其辭以為存體面  
之道只言其不可不絕之意而已近日又有左閣文字之行  
于世者即曰吾宗中簡通之辭逐條辨論有若反駁者然有  
若自解者然以七未曉更端為說大意則硬主自己之說句  
語則強引先輩之論一篇之內疑眩益甚其第一条云允庵  
先生論文廟從享疏曰其所纂喪禮備要家禮輯覽疑禮問  
解禮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允翁固何嘗不以備  
要為先生所纂乎至其撰先生行狀則曰有經書辨疑八卷  
近思錄釋疑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禘錄若干卷又有刪

定申義慶所編喪禮備要一卷允庵亦何嘗不曰申義慶所  
編先生刪定之乎蓋其書編輯於中公成書於沙翁故有歸  
重先生而言者有兼舉申公而言者隨其所處各有攸當今  
以辛酉一疏謂允翁初不言申義慶之所編云則其可乎此  
未可曉也噫此何說也蓋行狀則詳悉備要始末故上段言  
刪定申義慶所編下段即又曰仍復修改有前後本以明其  
為文元公書也至今一世遵用者即修改不注之後本章疏  
章疏與行狀文體之詳畧自不得不然而今乃截去下段只  
舉上段刪定申公所編一句以為有歸重先生言者有兼舉  
允且言者各有攸當然則行狀兼舉申公獨非歸重於文元

公故耶既曰成書於文元公則歸重固自如也而必引行狀  
為兼舉之說似若為文元公書又若為申義慶書此亦出於  
隨其所處各有攸當之義耶未可知所處者何攸當者何且以  
吾宗簡通之舉辛酉疏有若謂尤翁初不言申義慶之耶編  
者簡通中曷嘗有尤翁初不言五箇字而有此云耶第二條  
云辛巳先生從享時先祖議曰臣師文正公宋某曾於辛酉  
疏中首談從享之論臣師耶見足以知德而污不至何其所  
好蓋歷叙先生道德學問嫡傳衆翁有功於斯文而追述尤  
翁之疏以明陞麻之無二議也夫豈有句語之及於備要而  
為此籍援耶此未可晚也蓋吾宗簡通中只舉遂庵辛巳獻

議末段數句者遂翁既以尤翁辛酉疏詳誦耶說云爾則尤  
翁疏中文元公耶纂喪禮備要等書備載無遺故獻議中及  
於禮書者不欲架疊矣今以句語之無及於備要而欲為藉  
援云則先賢所無之言藉為已援者此果何等罪也到此亦  
不得不盡其說焉遂翁獻議蓋曰先正臣某以全體大用之  
學實承李某之編傳而尤於家禮用工極深朱子之所未遑  
勉齋之所未備者悉皆發揮釐正靡有餘憾蓋備要之為書  
全主家禮則獻議雖無備要二字備要自在其中豈可謂句  
語之無及而且在于丁卯忠州儒生之為文元公疏籲從享時  
遂翁代撰通文歷叙道德學問又曰晚年專意禮書傳米諸



家會而通之耶纂表禮備要等書大小由之無所疑戴朱子  
之所恨者至此庶幾無憾云則假使吾宗真有藉援之意亦  
豈為無據耶第三条曰象材跋文以致敬誠若所望後學等  
辭贊述先生而亦曰之書也初出於申義慶氏而沙溪金先  
生實析衷而闡明之則象材亦何嘗不言申公之所編乎此  
未可曉也蓋象材之跋在於前本刊行時猶且贊述歸重者  
如彼而筵白之說只以鑑正二字輕一說去鑑正與編輯主  
客懸殊安在乎為文元公成書耶以吾宗簡通有若隱諱本  
編之出於申公者然第一条與此条輒斷一不捨是豈簡通  
之存意耶第四条曰慎翁之文即沙溪原序之後叙而首言

申公義慶氏所纂述先君子修潤而弁之云者即承上原序  
之意而記其實也蓋備要一書有前後本前本則行狀耶云  
剛正未盡經先流布先生蓋未善者而慎翁後叙惜其書早  
出添刪未盡者也後本則後叙耶云不注修改各較稱僻其  
所追錄視久殆未十二三者也後叙出於後本追刊時而其  
論次於修改追錄者若是之燦然明著則此其所以益有光  
於先生纂述之感矣故賤臣筵白以為先正之追錄識別者  
序文後叙可按而至此果為專歸申公而不推重於沙翁者  
耶此未可曉也蓋備要未盡刪定文元公之所纂未善者即  
是申公編輯之初本此則不待左閣之言行狀及序跋可考

而知至其不佳修改節文度之周詳而切實者變禮疑文  
之橫決而難斷者參較補停逐節補入毫分縷析如指諸掌  
則冥塗之墮墮者於是乎有所受而持循故其為成書乃是  
後本尤遂兩先生之以備要為文元公所纂而歸重者也今  
道白頭碎泛論橫者豎者從違殊塗曰黑曰白質難聚訟未  
嘗得罪於先賢云々而其下曰考據禮書參辨已疑又其下  
曰况備要一書雖經先正臣鑑正其書則申義慶之編輯云  
爾則况雖二字之大勢語趣顯然歸重於申義慶者也而今  
云燎然明著益有光於先生纂述之感者雖借後叙之意欲  
文前說恐未免橫決而矛盾三尺童子粗解文理者亦可知

矣而猶曰吾於備要歸重於文元公無他云爾則是可成說  
乎第五條曰至於不肖孤泣血書一節後叙既繫於沙翁原  
序之下則文字體段恐自如是以此而欲證今日之言無或  
有失於本旨耶此未可曉也夫文字體段設陋無識固易失  
於昔意而但見前輩序跋多於其先世文字有追述題跋則  
曰不肖某曰泣血書而於他人書以有祖先并首之文子孫  
之追題者亦或稱以不肖泣血書耶昔皇明凌季默治漢書  
而其子維隆小識則只書識字蓋以漢書非其父書故也然  
以左閣之博雅豈為臆推之說乎第六條曰簡通曰春秋筆  
削於魯史家禮損益於書儀云々書儀家禮原自是兩書則

似不襯貼無足為言而夫春秋之為夫子書千百載之人其孰不知之雖其為夫子之書而其本之出於魯史氏千百載之人亦孰不知之今有人在孔氏之門曰春秋雖吾夫子之削筆而其本乃魯史氏之記載云則為孔氏者其將怒其人搆之嫌耶此未可曉也夫家禮之損益於書儀觀於楊氏之註取司馬氏者皆指書儀則各雖兩書實為一書未見其不襯貼矣至若春秋云、夫子之門為顏曾後者如有悖亂之人疵毀夫子之筆削誣悖不避而又有右之者為置此人於無過之地多費泛論分疏之說從又曰况春秋雖經夫子鑒正其書魯史氏編輯云爾則為此說者為夫子地乎為毀人

之地乎為孔氏孫者不與之搆嫌而將爛熳同歸乎且春秋之筆削雖因魯史既經夫子筆削則與奪之權為聖人之書故孟子曰孔春秋訖于程朱亦曰孔子作春秋并為六經公穀左胡四傳皆以筆削為經自漢以來治春秋者無慮幾家而未嘗追道魯史氏書矣今左閣既於備要創出兼舉申公之說至於春秋又遽曰本出魯史翻上一層尤其蔽於近而昧於遠益不覺其惶駭也第七條曰簡通曰門戶甚多從違殊塗云、又曰曰黑白之說尤不知何所謂也云、此是道白頭辭泛論禮家之多門從違之亦殊則何曾說到於備要之本事而抄逼於尤翁之正論耶曰黑白尤翁別疑、

之果何事惟其門戶之多也故見得之橫豎不齊論說之黑白互出云也即不過去茶飯文字耳苟如是捏合逐節洗癢則如橫豎聚訟等句之不探得無乃太寬恕乎至於考據禮書參辨已疑云若曰考據有誤不誤參辨有當不當則可矣若并與考據參辨而使不得置說則自古禮家寧有是耶此未可曉也噫此何說也蓋泛論者亦必有題而後始可說辭轉入題意而有無題而架虛論說耶且何曾說到於備要之本事云者其於自家之說恐不察其首尾也筵白頭辭云皆引出備要之張本而其下即曰今此宋能相之備要劄記云則此非說到備要而何且未嘗得罪先賢云者豈

悖於備要指黑指白俱不足為罪之謂也其與尤翁所云雖趨向異塗之家無不遵用者豈不相反耶且黑白二字喻諸對待而言則陰陽之分也論以人物之稟則淑慝之別也禮家甲乙之論固多兩存彼此之然疑而其或以黑字有所指目而若謂尋常茶飯說去則下字之際其果如是歎后意耶耶以趨者然矣且考據禮書參辨已疑者然矣若曰考據有誤不誤參辨有當不當則可矣云今以宋能相劄記為考據禮書參辨已疑則其考據者誤耶不誤耶其參辨者當乎不當乎考據於禮書則謂其不誤也參辨其已疑則謂其正當也左閣之意無或如是耶夫禮家之考據辨疑夫孰曰無

知而論禮體重尤涉謹嚴絲毫失言則犯於僭汰之罪故虛  
心避志劄歸其疑處或曰恐失照檢或曰疑有闕誤等說自  
是後學論禮講禮與尊畏先輩之大經大法而宋能相劄記  
則直曰乃不成說又曰混融龐侗又曰恍惚驚疑不能方下  
又曰進退無據反成悖理又曰豈不誠不智之甚也又曰鄧  
俚恠褻不可用又曰或者之說全不識禮義大悖也沙溪每  
取之亦異哉又曰申氏變性竊托之計可謂太迂濶而沙溪  
見慢不削又以引重於答人之問百世後置疑恐非細事又  
曰偽造賈氏之說學問度疎心術不正沙溪先生亦引此說  
其下自注與此書無一字異此等詆斥果止於平甫而如此

然後方可謂考據禮書如此然後方可謂參下已疑如此然  
後方可謂置古而抑亦自禮家別有此一類考下之體耶夫  
平甫云者造次粗率不經思之謂觀於子路之對夫子文勢  
及註解則可知也宋能相之許多悖說亦出於造次不經思  
之頃耶至於橫豎舉訟之不採云、既曰從遠殊塗則橫豎  
之者猶屬總切之察而舉訟之說文元公歿後二百年不幸  
尤翁脚下有此能相備要之書尤遂兩先生而不置議者疵  
毀之不足至茲悖詬則舉訟二字固非比擬之說而乃以不  
採太怨等語有若譏侮者恐未知如何也大抵吾宗之處義  
誠不得已也而今此左閤卡說直斷之曰為宋能相伸理邊

說故其言自不得不然既出於為宋能相邊則無感乎相公  
之如是達白也吾宗亦當談笑而道之何必苦，敵他為哉  
然以編輯屬之申義慶掩護能相詆斥之罪以成書屬之文  
元公粗換自家推重之意一備要而二其用任意推移者已  
不成義理且况能相之詆斥誣悖在於文元公成書之後則  
其所費辭之辨恐未免鑄漏之歸矣左閣寧不知此而特迫  
於曲為之地為此苟且彌縫之計也從今以後惟當尊聞行  
知日征月邁慨念永晞豈但止於不幸而已哉○洪參議直  
與金朝寧在晉書夏間寵臨荷意之真而山暉易夕同展  
廢積恨未效投轄故事也秋序垂暮伏念為政體宇業恭歲

登民樂計應有讀書松桂之趣也弟疝痲宿症遇涼肆劇往  
往若頃刻就溘為之奈何日昨獻議副本謹茲呈上閱覽可  
悉也區，者於文元公先生愛慕尊敬如父若祖尊聞其言  
不翅尸祝之奉宗祐故於宋能相未嘗有原恕之論今茲聲  
罪至訶佛罵祖四字而極矣但其所謂劄記皆在冲齋沒覺  
時事固未足責且其追削已積三紀亦可以懲其罪也以故  
妄控瞽見乃甬寧或顧藉其人而然哉惟老先知我心也尤  
翁之門出一德相已極不幸而又出此人即是隴西之恥也  
其人雖云無狀不至身犯惡逆則揆以世宥之義乃有耶不  
得已也尤翁之於師門舍命衛護苦心血誠上通于天則尊

門之於尤翁後孫許償其生前一律恐不害為盛德事也一  
則為尤翁已矣二則為尤翁已矣以人其人火其書之義仰  
請刊毀其文字是為究竟可蒙見會否鄧家之於尤門自有  
累世之好故曾於貴宗九峯老人墓銘之托力辭於其孫老  
元在座亦不以為不可計應記存也力疾艱草罔窮耶欲言

統希神會

此外又多可勝文字而煩不盡舉大畧如是耳

兩司合啓中姜斗煥事停啓申綱事物故停啓○禮  
曹草記即伏見黃監李圭初公都會試取啓本則昨  
年都會以國恤率哭前前道臣金東健在任時伏聞  
停止故今年公都會援例合設兩年條入格人開錄

弛啓云矣陞補學製公都會當年內不得畢試者勿  
施事載在法典故除非前期稟請則例不得追後合  
設矣往年伏聞時既不請退行今又更不關由而直  
為合設有違法例不可仍置癸卯條則勿弛該道臣  
施以譴罷之典事傳曰允以本道年歉做錯雖大今  
姑仍任因在相金道喜耶奏也○凡有初試文科一  
經之講切勿停廢永為程式事左議政金道喜耶奏  
也○左議政金道喜耶啓前持平李教英以閱致文  
持進官抄啓事陳疏論列其言誠是矣批旨已蒙依  
施更無可論而第其請勘前副學之事實不勝慨歎

所謂警責未知何所指的而臺閣風采專尚直截今以律例所無似勘非勘之目因圖仰請者雖或坐於生疎臺例臺體俱不當若是苟且前持平李教英施以謹罷之典前副學金英淳不審之失亦不可以既往而置之一體罷職何如上曰依為之又所啓凡朝臣之以移葬告暇不載法典故雖父母移葬不得請由至於祖父母則歸葬移葬俱無以呈辭而惟妻父母而有移葬給暇之例臣未知此例之初出於何時而於妻父母則許之獨不許父母祖父母揆以事理則外莫甚法典則幾久未備事例則徒襲朱檢未及

更正而然今自以父母移葬及祖父母歸葬移葬事呈辭請由亦許捧入之意分付政院何如上曰依為之○有政以金大根為江原監司○傳曰刑曹判書許進護軍安光直除授○傳曰違牌上番玉堂沈敬澤李並罷職○相製生員宋廷和幼學趙秉夔豐翼申恭運李寅爽並直赴殿試○傳曰直赴趙秉夔賜樂○畫講二十○傳曰閣臣魚帶及在外玉堂並許進前途入之也  
直事  
十二月備邊司以金德喜為義州府尹○傳曰永柔縣令之代金炳冀擬入○以庭試初試依增式例各



其道該取便否問議領府趙寅永知春洪在龍病未  
獻議判府鄭元容內閣提學朴永元藝提金興根弘  
提李若愚直提學金輔根金學性議同同春李彥淳  
趙鶴年在外禮曹履啓傳曰大臣諸臣之議如此依  
議施行○歲抄前大憲李憲球副學金英淳參議蔡  
弘勉並叙用監司徐箕淳大諫李在鶴佐郎魏鍾善  
獻納姜斗煥並職牒還授○備邊司以金學性為開  
城留守○賓對左議政權敦仁所啓耳掩變通事頃  
以從後稟定之意仰奏矣取考文蹟則故判書李晬  
先之言曰今耳掩舊稱披肩中朝則謂之煖耳文烈

公趙憲之言曰中國之腦已即我國所謂耳掩其制  
雖小而便於常著其與今以耶着耳掩者相反則審  
以俗耶謂風遮或稱三山中者似近之耳掩既無依  
據且以百年舊制傳聞者推之未嘗如今之高桶出  
於帽上本欲取煖而不稱徒歸飾奢而無用苟欲變  
通務為方便則臣愚以為不少別為講究其製風遮  
雖為私着服色而既與古之披肩腦包者相近則以  
此代之似有可據於古制亦無欠於朝章區區之見  
更無出此博採輿論槩亦稱便而貂鼠下品既載於  
經國大典行之已久貂鼠乃本國之產此若一變則

多尚異產侈風漸盛終不免為前人惜費之歸皮毛  
則勿變為貂若過煖年少堂上之人如或不便則以  
黑猫皮內付以貂緣飾而別之亦無妨於品節大抵  
只取其煖務令簡便甚好故敢此仰達上曰依為之  
堂上以貂皮為之堂下以黑皮飾繢而繢不必如滿  
繢之太廣可也又所啓耳掩之制今既稟定而蒙允  
矣此係上下通用之眼則先令尚方制進御用然後  
可以頒製分付該院俾即舉行朝臣改著亦不可不  
預定期限俾無窘踰之歎以來正月初一日為始著  
之意知委今當改制之時又有區區仰達而耳掩套

曆十月初一日至二月初一日為元定之限矣十月  
初若日候稍暄則隨時從便政院因微稟舉行而至  
於二月初雖春寒尚峭無異冬候初一日以後更不  
得著故老病之人或以為難便此後則自立冬日始  
著至春分始脫更為定限何如上曰依為之○宗簿  
都監璿源譜略修改後別單提調以下賜賞有差○  
日次殿諸幼學洪鍾雲直赴殿試○兵判金左根疏  
遞以趙冀永為兵判





